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3 JUN 1977
 CHINESE LIBRARY

蕉風月刊

一九七七年五月號

第 201 期

松柏長留天地贊
 芝蘭自啟山川香



KDN 10227 · BULANAN CHAO FOON · MAY 1977 · \$0.50 senaskah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91期 ● 一九七七年五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8033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電影

第四十九屆·邁克·64

■散文

黃昏·愈彬·66

秋吉律·葉嘯·70

■小說

煙草與煙絲盒·Azizi hj.Abdullah 著·綠洲譯·71

路·喬納頓·81

■風向

總目以外·尙源·92

■風訊·編輯室·94·

蕉風月刊

二九一期

目錄

■封面畫·選自吉隆坡美術學院第三屆畢業特刊

■史料

中國歷代書目提要·賴瑞和譯·4

台灣現代詩集總目(四)·吳 戈編·87

■後記

「紫一思詩選」後記·紫一思·16

■專欄

輕描集·邁 克·18

大學讀書筆記(輕訴集)·何榮良·20

列子辨爲(學與思)·鄭百年·25

官與管(「古城之戀」之八)·黃潤岳·29

■詩

烟·沙 禽·39

崑崙(「山河錄」第六部份)·溫瑞安·40

曾經有人·殷乘風·44

源流·黃昏星·46

村魂之逝·謝 清·48

■戲劇

不是自縊·田斯門(Dinsman)著·瓊 瑜譯50

鄧嗣禹

Knicht Biggestaff 著

賴瑞和譯

中國歷代書目提要

本部份所列入的書目和目錄，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們都和某一個歷史朝代有關連。學者如果知道某一個作家的名字，而想確定他的作品的全部書題或他所屬的朝代；或者，如果知道某一本書的書題，而想查出作者名字或該書的寫作年代；又或者，若想確定某一作品在某一個時代是否流存，或該書的書題、卷數等，是否在不同的朝代有所不同，那麼學者應該先查閱「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如果不能在該引得所編的各朝史書藝文志或藝文志補編的索引內，找到所要的資料，那麼學者應該去查官藏圖書總目，如「崇文總目」，以及私家藏書目錄，如「郡齋讀書志」和「天一閣書目」。本部份所列的書目，由於提供各朝流存著作的數量和種類等資料，因此它們也顯示了中國不同時代的文化發展。元朝以前的著作，近乎是最完整的書目，要數「文獻通考」的書目部份，但這裏沒有列入，因為它不是獨立的著作。以上所列的各朝書目，同一種若有數個版本，最佳的版本前有時標上「十」號。

漢書藝文志，一卷。班固（公元三十二至九十二）撰。（一）前漢書，卷三十。（二）八史經籍

志，冊一。(二)香港：太平書局，一九六三。一，一〇〇頁，附有四角號碼作者及書題索引。四目錄學名著，第三輯，第一冊。十(五)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五。一，一〇〇，十五頁，附有四角號碼索引。

前漢書的書目部份「漢書藝文志」，是流存下來最古中國書目。我們所知的最古中國書目，是劉向在公元前二十六年到公元前六年之間所編的「別錄」。這是一本解題書目，裏面所列的著作，是漢朝初期，王室收集秦始皇帝下令焚書後幸而流存下來的中國古籍。劉向的兒子劉歆，根據父親的書目，編成「七略」；他把書題分在七大類下，不過沒有提要。班固編「漢書藝文志」的時候，是根據「七略」，但他沒有像劉歆那樣，把有關各類的序文，分開同歸一類，而是把這些序文，都分散到其他六類去。班固也補入一些書題，並且可能也更改了某些作品的分類。

班固的書目，總共列入六七七種著作，從最古的中國古籍開始，並且包含公元第一世紀的作品。書題按以下圖表分類：

六藝略：九類(易、書、詩、諸經等，及春秋類史書)，一〇三項。

諸子略：十類(諸子哲學)，一八九項。

詩賦略：五類(詩賦)一〇六項。

兵書略：四類(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五十三項。

術數略：六類(天文、歷譜、五行、雜占等)，一九〇項。

方技略：四類(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三十六項。

根據估計，「漢書藝文志」所列的六七七種作品，有四十七種完整無缺的保存到現代，四十一種殘存，六十五種從其他方面重新輯出，而其他的都已完全散佚。在每一書題下，註明卷數，作者名及朝代，而有時也有非常簡短的提要，略述書的內容，或說明該作者和其他作者的關係。這些提要都是班固寫的，除非他另外註明其他評註家的名字。在每一類後面，有書題總數和總卷數、接著有一篇序，說明該類所列入的作品的簡短歷史，並且加以討論。這些序都非常重要，可以作為中國文化早期歷史的可靠根據，並且特別強調各家學術的源流。

演變。

「漢書藝文志」的主要優點，除了是特別注重各家學術之外，就是它在各類項下，把古籍分類得很好（嚴格按照內容來分），同時各分類都選了鮮明而恰當的標款。它的缺點是沒有列入某些較古的作品，以及偶爾在某類內列入的著作排列秩序上疏忽。這本書目，經過一些改善之後，成了後來所有書目的範本。而後來的學者，也十分看重它，寫了許多專書來討論。（註一）

隋書經籍志，四卷。長孫無忌等人奉敕合撰，於公元六五六年呈進。（一）隋書，卷三二至三五。（二）八史經籍志，冊二至三。（三）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二，一五五，五八頁，附四角號碼索引。（四）目錄學名著，第三輯，第一冊。二，一五五，五八頁，附四角號碼索引。

「漢書藝文志」編成之後，某些類著作數量驟增，以致有必要修訂分類法。史學著作變得繁浩，所以都從經部春秋類下分出來，自立一部。道家著作的增加，也使到這一類作品，從子部分出來，而跟佛家著作，聯合成爲附錄。集部則首次上了。公元第三世紀的中葉，第一個四部分類法出現在鄭默的「中經」。公元二六四年，荀勗在他的「新簿」裏也遵循前例。在這些著錄裏，分類法按序爲經、子、史、集。公元三一七到三二二年之間，李充編了一本目錄叫「晉元帝書目」，亦使用同樣的四部分類法，但他把第二部「子」和第三部「史」的次序顛倒過來。從那時候起，到唐朝開國之前，有十三種其他書目編成，都是按照李充書目裏的四部分類法及其秩序，而從此以後，這種分類法就普遍採用。不過，七略分類法並沒有完全被人遺忘，因爲唐以前有好幾種目錄，把這分類法改良使用，其中包括阮孝緒的「七錄」，於公元五二〇至五二六年之間編成。

「隋書經籍志」是「隋書」的書目部份。編撰者借用了李充書目的四部分類法及其他東西，但也同時包含了「七略」的某些特色。在經部，分十類，列出六二七種作品，史部分十三類，共八一七種作品，子部分十四類，共八五三種作品，集部分三類，共五五四種作品。此外，「七錄」裏一〇六四種隋代已不流存的作品，也被收入，這就表示「七略」編定後，

有許多作品都已散佚。每一書題下，註明卷數、作者名及其朝代。最後有個補編，列舉道經三十七種，佛經一九〇五種。「隋書經籍志」前面，有一篇總序，相當有價值，同時每一分類後面，也有附帶有用的評語。這本書目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是漢唐之間編我，完整無缺的保存下來的僅有一本。關於這本書目，有兩種很好的專論。（註二）

八史經籍志。（一）日本一八二五年刻本。十六冊。（二）張壽榮一八八三年刻本。十六冊。

這是六個朝代史書的書目部份合刻本，並列入清代編成的四個補充書目。收錄的書目包括：「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註三）、「宋史藝文志補」、「補遼金元藝文志」、「補三史藝文志」、「補元史藝文志」、及「明史藝文志」（註三）。各朝正史的書目部份，對各有關朝代流存的作品，提供寶貴的資料，這不僅僅是頗為可靠的列出各朝作品的書單，而且我們還可以根據它而頗為有效的查出較早的作品是在什麼時候散佚。不幸的是，朝代正史只有寥寥幾種附有書目部份而即使這些書目部份，也不一定是完整的。

爲了應付學者對這種額外書目資料的需求，清代學者編了若干名爲「補」的書目。他們所根據的是，朝代正史的列傳部份資料，其他在該朝或別朝刊行的書目，以及編修時尚流存的確實作品。「八史經籍志」內包含的四種書目，屬於這一類補充。除了「漢書藝文志」是分爲六類外，本書目所錄的其他九種書目，都按照傳統的四部分類法。「漢書藝文志」所列舉的書題，排列方式是爲了顯出各家學術的源流演變，但另外九種書目內的書題，照例只是按年序排列，分列在四十到五十個分類標款下。所有十種書目，除了列出作品的書題外，還註明作者名、朝代及卷數。這些書目最重要的特色，可能就是各書目前面的長序，對該朝的主要書目史實和源流，作了全面性的總論。

中國歷代藝文志。上海：大光書局，一九三六。（七）六二三頁。影印本，題爲「中國歷代圖書大辭典」。台北：遠東圖書公司，一九五六。六，六二三頁。

這是十種歷代書目的重印本：即「漢書藝文志」；王應麟的「漢書藝文志考證」；「隋書經籍志」；章宗源的「隋書藝文志考證」；兩唐書的書目部份；宋史書目部份；宋史書目和「宋史新編」內所收的書目比較表；「元史新編藝文志」；及「明史藝文志」。圖書館員有這些資料收錄在同一冊內，很是方便，而且此書有標點。但此書是以現代活字版重排，免不了有排印錯誤。

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洪業、聶崇岐等人合編。（一）北平：哈佛燕京學社，一九三三。（引得第十種）四冊。（四）九二；一四三，一三三；三〇〇，四二；三九五頁。（二）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六（影印本）。

這是二十種歷代書目的聯合彙編引得。本書除了替「八史經籍志」內的十種歷代史書藝文志或史書藝文志補，編製索引外，也為另外四種藝文志補編索引：「後漢書藝文志」，「三國藝文志」，「補晉書藝文志」及「補五代史藝文志」。其他的六種書目當中，「徵訪明季遺書目」是明末清初作品的書目，而「清史稿藝文志」、「焚書總目」、「全燬書目」、「抽燬書目」及「違碍書目」，則都是清代的書目。引得包含書題索引和作者名索引。如果想從作者名查書題，或從書題查作者名，本引得特別有用，同時也有助於追查某作品在各個不同朝代的流存情況。在序文裏（第一冊，頁一至三十九），聶崇岐簡要的說明這二十種書目的特色，跟著頗為詳盡的討論中國目錄學的歷史。這本引得，除了註明書題、作者名，及該書可在這二十種書目的那一種或那幾種裏查到外，就沒有對任何一種作品，提供其他的資料。不過，在第一冊的後面（頁八十七至八十九），有一張圖表，學者可以根據它，查出某一本作品，在這十四種歷代藝文志及其他書目補或「清史稿藝文志」內，是歸納入那一個分類裏。

唐書經籍，藝文合志。（一）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六。四，四七二，六九頁。（二）目錄學名著，第三輯，第二冊。四，四七二，三四，二，十八頁。

這是舊唐與新唐史書目部份的總合，並有羅士琳等人所修訂的補編（頁三八五至四七二）。本書也附有四角號碼作者與書題索引。

宋史藝文志，元朝脫脫撰；宋史藝文志補，盧文弨（一七一七——一七九六）撰；及宋史藝文志附編，徐松（一七八一——一八四八）第另四人撰。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九，五六〇，一五九，二頁。

這可能是有關宋代書目資料的最佳參考書，因為它採合了宋史藝文志和盧文弨非常重要的補編，以及另外五種附編。本書的四角號碼書題及作者聯合索引，特別有用。

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宋晞編。台北：中國文化學院，一九六六。一一一，八二頁。這是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六五年之間發表，有關宋代歷史的中文論文與書籍的分類目錄，附有索引。

遼金元藝文志。黃虞稷（一六二九——一六九一）、倪燦（一七六四——一八四一）、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等人合撰。（一）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三，一，四，七六，二四八，三二〇，一一一頁。（二）目錄學名著，第三輯，第五至六冊（影印本）。

這是遼金元三代的全面性書目指南。這三代的史書都沒有藝文志或書目部份。商務印書館的編輯人員，總集了共二十三種遼金元的書目。雖然這些書目都分開重排，但全體有個作者及書題索引。

明史藝文志，補編，附編。（一）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二冊。七，一二八八，三八五頁。（二）目錄學名著，第三輯，第七至十冊（影印本）。

本書集合了六個書目，列舉和明代有關的逾二萬九千項書題。這六種書目是：「明史」

的「藝文志」；傅維麟的「明書，經籍志」（「明書」，卷七五至七六），根據「文淵閣書目」的一個修正本編成；王圻「續文獻通考」裏的「經籍考」；焦竑的「國史經籍志」；以及焦竑本的一個附編。本書有四角號碼作者及書題聯合索引。

明代史研究文獻目錄。山根幸夫編。東京：東洋文庫明代史研究室，一九六〇。七，二五八頁。

這本油印的目錄，列舉有關明代的二二三三篇中文和日文論文，及一二八本書。雜西論文的頁數沒有註明。書題和論文題是按照以下分類編排：一般歷史、日明關係、傳記和年譜、史學地理、社會史、經濟史、政治與宗教史、與西方的關係、學術情況、科學、文學、純藝術、考古學、民俗學、文字學及書目。本書有六個索引，包括日文作者索引、中文作者索引、明代中國名人、非中國名人和歐洲名人。這本目錄是在明代傳記辭典計劃委員會的贊助下編成，供給不能閱讀日文的漢學家使用。

晚明史籍考，廿卷。謝國楨編。（一）北平：北平國立圖書館，一九三二。十冊。（二）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六八。三冊。一一九八頁（影印本）。

這本有提要解題的書目，列了大約一千四百種晚明（一六二一——一六六二）的書題，對於研究這時代的學者，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有許多著作被滿洲征服者焚燬。謝國楨花了好幾年的功夫，在中國和日本許多地方，搜尋這些罕見的資料。他依照朱彝尊的「經義考」的格式，集合了晚明時代各著作的序文，評文和相關資料，並說明該著作藏於那一些圖書館，或收在那一些叢書裏，而如果該書不是完整無缺的話，他也說明所缺的部份。本書有作者及書題索引。

清史藝文志，重修。彭國棟編。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八。三，四，三三八頁。

編者宣稱，他的一八〇五九項書題，幾乎比「清史藝文志」所列的數目，多出一倍。額

外著作的來源，是根據私人及公共藏書目錄。分類法是傳統的，但書題的排列方式，使這本書目使用不便。

崇文總目；五卷。王堯臣（一〇〇一——一〇五六）等人奉敕於一〇三四年至一〇三八年間撰；錢侗等人於一七九九年重輯和重編。十（一）粵雅堂叢書，第一七二至一七六冊。（二）國學基本叢書。（十三）四〇七頁。（三）叢書集成。（四）書目續編，二冊。二九九頁。

這是三千四百四十五種作品，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書的目錄，也是宋代十一世紀中葉王室的典藏目錄。書題依照慣例，按年序排列，分到四十五類去，所有分類都歸屬傳統的四大分部。其中兩個分類，列舉道家和佛家的作品，這在宋代來說是頗不尋常的。「崇文總目」原本是六十六卷（註四）的解題目錄，但根據錢侗的序文，一一四二年有一個無解題的刪節本刊行，也叫「崇文總目」，並發給宋室各地的地方長官，期望藉此尋回未刪節版本內所列舉的那些當時已全部或局部散佚的作品。最終，原本解題的目錄散佚了，但刪節本的一個手稿，卻保存在天一閣藏書樓。「四庫全書」編修時，這個手稿被送到京城，抄進「四庫」裏去。

一七九九年，錢侗等人從各種宋代作品，特別是歐陽修的結集裏，重新輯錄出其中九百八十條解題，以及其中三十篇原來的分類序。在上面所列的各種現代版本裏，原本的解題前面，照例有「原釋」兩字，接著註明這些解題是從那些方面重新輯出。「闕」字表示這作品散佚，或在一一四二年已不完整。錢侗等另四人所補的評註前面，有個「案」字。本書後面的一份簡短補篇，列出十九種天一閣刪節本所未列的作品，但根據其他資料，這十九種作品是包含在原本的解題目錄內的。本書也有一篇簡短附錄，描述本目錄的歷史。「崇文總目」是一本著名的目錄，它也是十一世紀中葉和十二世紀中葉尚流存作品的非常有用的查考書目。現代版本重新輯出的解題，條理分明而透澈，而原著將近百分之八十的解題散佚，真是可惜。書目前面有一張分類表。

郡齋讀書志（又名「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晁公武撰，序文誌朔一一五一年。十

(一)王先謙長沙刻本，一八八四年。十冊。(二)衢本，二十卷，晁公武的學生姚應積補編，吳門汪氏藝芸精舍重刻本，一八一九年。八冊。(三)國學基本叢書。四冊。(四)書目續編。四冊。一六一七頁。

這是宋代兩大私人藏書家晁公武和井孟憲的著名解題書目。晁公武非常仔細的審查所有著作，每一本都寫了條解題，提供有關作者、卷數、一般內容及價值等資料，偶爾也討論書的真偽問題。這些解題長短不一，偶爾很長，有時又非常簡要。張心徵的「偽書通考」(一九三九年初版)的書目部份，主要便是根據這本讀書志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中國學者都認為，這三本都是非常重要的書目。

「那齋讀書志」有幾個不同的版本，要一一解決這些版本的歷史，是個頗為複雜的問題。晁公武寫好解題之後，有兩個版本在四川刊行，一個四卷本，另一個廿卷本，後者是由晁公武的學生姚應積補編。他補入若干著作。一二四九年，這個後來名為「衢本」的廿卷書目，便由游鈞重刊。隔一年，黎安朝重刊原來的四卷本，聯同趙希弁所撰的一卷「附志」和另外兩卷「後志」。「附志」是趙氏為他自己的藏書所編的目錄；「後志」則收錄姚應積補入廿卷版本的那些作品。這個四卷版以後就稱為「袁本」。上面列的第一個版本，王先謙所刊行的，是根據「衢本」，但王先謙拿它來和清代的一個「袁本」及其他較早的版本作了一番校勘，並補入趙希弁的一卷「附志」，同時加上較小字體的註釋，指出所有版本之間的差別。

「衢本」所列的書，排在三十七個分類標款下，而「袁本」的則在三十九個之下。個別作品的分類，在這兩個本子裏有些差別，但解題是一樣的，只是偶爾在措詞上有些微小的不同。廿卷的「衢本」列了一千四百六十一項書題，四卷版「袁本」列了一千零三十三項，加上兩卷「後志」所列的四百三十五項。趙希弁的一卷「附志」，列了另外四百七十一項。王先謙的版本，是前兩者當中最易使用的，書前有分類表及一份收錄著作的書單。(註五)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陳振孫撰。據所知他是一二三四年至一二三六年間浙江提舉。單刻本刊行，江蘇書局本，一八八三年，分六冊，並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兩個不同

版本：(一)福建一八六八年翻刻本，第五六四至五七五冊；十(二)福建一八九五年擴大刻本，第三九七至四〇八冊。同時也有，(三)國學基本叢書。二冊。六一七頁；(四)書目續編。三冊。三三二頁。

這是陳振孫所保存的古籍的解題目錄。據說，他曾經從鄭樵等大學者的私人藏書裏，抄錄了許多書，並且在十三世紀的中葉，擁有最大掛的私人藏書。書題分列入五十三個分類標款下；按傳統的四部分類秩序排列：計經部三百七十項，史部八百三十八項，子部八百三十項，集部一千零三十二項，總計三千七十項。陳振孫的解題，也像「郡齋讀書志」一樣簡潔、清楚、深得要點。原本久佚，今本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並由「四庫全書」的編修者稍徵重編，加上一些額外的解題，以較小的字體刊印。書前有張總目表。「直齋書錄解題」和「郡齋讀書志」，是最著名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宋代書目。張心徵的「偽書通考」的書目部份，主要便是根據這兩本書目。兩者都非常有用處，因為它們提供現已散佚著作的資料，同時也因為它們是個根據，讓我們可以考定現存古籍的真偽。

內閣藏書目錄，八卷。孫能傳、張萱等人合撰，於一六〇五年完成。(一)適園叢書，第九至十二冊。(二)書目續編。二冊。五六五頁。

這本明代王室藏書目錄，列舉了二千五百五十二項書題。每本著作都有一條簡短的敘錄，註明作者名及官職、內容大略、版本及散佚部份等必要資料。作品按以下方式分類：卷一聖製部、典制部，卷二經史子三部，卷三集部，卷四總集、類書、金石、圖經部，卷五樂律、字學、理學、奏疏部，卷六傳記、技藝部，卷七志乘部，卷八雜部。這本書目，對興趣於明代著作或志乘的人，特別有用。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黃虞稷（一六二九—一六九一）撰。(一)適園叢書，第十三至廿四冊。(二)上海：中國書店，石印影印本，一九三五。十六冊。(三)書目叢編。六冊。二二六六頁。

這是明代著作的書目，每一分類後面有補篇，列舉宋、遼、金及元代作品。本書目所列學的宋代作品，都未載於宋史的藝文志部份，而本書編修時，另三個朝代史書的藝文志補，都尙未刊行。「千頃堂書目」遵循傳統的四部分類法，書題分在五十二個分類標款下，列入明代的一萬四千九百零七種作品，以及較早朝代的另外二千九百零七種著作，總計一萬七千八百十四種。除了書題以外，作者名和卷數都有註明，而偶然也會有寥寥數語，略述書的內容。作者名首次出現時，附有非常簡要的作者介紹。這很可能是明代書目最可靠的一本，「明史」的藝文志部份大體上就是根據它。集部收錄的書題最多，作品按照作者在明朝各代登科的順序來排列。地理類和制學類也非常龐大。

天一閣書目，四卷。阮元於一八〇三——一八〇四年開撰。碑目，一卷，范懋敏撰，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編。揚州阮元文選樓刻本。一八〇八。十冊。

這本目錄，列舉浙江寧波著名私家藏書樓天一閣的典藏，同時也包括該藏書樓在十九世紀初期所有藏書的簡明提要。天一閣是在明嘉靖末期由范欽（一五三二年進士）創立。其藏書從三方面得來。（一）許多作品購自豐坊的萬卷樓；該樓據稱源於宋代。（二）范欽在外遊歷時收購或抄錄許多作品。（三）范欽所收集的藏書，併入寧波范汝梓及范大徹的藏書。天一閣係規森嚴，樓內嚴禁煙火，范欽的所有後代，都得爲失書負責，結果天一閣在清代大部份時期，名列中國四大私家藏書之一。

這本目錄，是天一閣歷史上刊行的第四本，按照「四庫全書」制分類，列舉四千九十四項書題，凡五萬三千七百九十九卷。史部數量異常龐大，比經、子、集任何一部的數量都大。每一書題下，有個提要，註明作者名，書是印本或鈔本，以及序和跋的作者名及誌期。那些具有參考價值的段落，經常是直接引述序文。

天一閣典藏，特別強於五方面：善本、鈔本（包括許多中國科學考題）、不同版本、地方志及墓誌。雖然它的典藏，大部份在太平天國和一九一一年革命期間散佚，這本目錄依然有用處。

註一：其中三種最好的是：姚振宗的「漢書藝文志條理」，八卷，序文誌期一八九二年，以及「漢書藝文志拾補」，六卷，可能完成於同時，兩者皆由快閣師石山房叢書刊行，並收在「廿五史補編」內。第三種是顧實的「漢書藝文志講疏」，序文誌期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十二」二六二頁。第二種也收在一九五五年商務版的「漢書藝文志」內，頁七三一—一〇〇。

註二：姚宗元，「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二卷，序文誌期一八九七年，刊於快閣師石山房叢書及「廿五史補編」。(二)章宗源的同標題作品，十三卷，一八七七年湖北崇文書局刻本。章氏於一八〇〇年去世。他花了一生心血來研究「隋書經籍志」的史部分類。

註三：有兩種有用的重印本：「宋史藝文志」，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十，五六〇頁。「明史藝文志」，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二冊。

註四：不同的宋代著作，說這本書目原本為六十、六十四、六十六或六十七卷。但這裏註明的卷數，看來是最可信的。

註五：關於本書目的專論，參閱劉兆祐的「晁公武及其那齋讀書志」。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十三（一九六九），四六三—五七四頁。

「紫一思詩選」後記

這是我的第一部詩集，裏面所收錄的卅八首詩，多作於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二年之間；當時也可說是自己最「多產」的時期，許多詩是一氣呵成。我相信藝術創作是即興（偶發）而成的，也許這才顯得自然，真實與善美。

屈指算來，自從寫了最後一首詩（記不起是那一首，因為有些詩沒註明日期）以來，已經有四、五年的光景少寫甚至沒寫詩了。在這段時間裏，算是交白卷，更正如楊牧所說的，有「詩亡」之感覺。近年來詩作甚少的原由部份是生活上的，部份是感情上的。生活上的因素是次要；首要的是自己近年來神情懶散，對凡事之感觸亦少，故詩情貧瘠。

這部詩選，顧名思義，該是自己較喜愛的作品。想起從事詩創作的光景已有七、八年之多；發表的作品有約莫六、七十篇。它們多刊於「蕉風」，「學生周報（學報）」，「南洋商報」，「教與學月刊」（已停刊）及台灣的「笠」詩刊。

不過，許多作品屬試驗性的創作，模仿氣味甚濃，而且很多剪報已失散，故不收入這本詩集裏。全部卅八首詩的編排，並沒有按照創作時間的秩序，只粗略分輯。第一輯的作品，

模擬色彩尙濃，多屬敘述性質。餘者第二、三、四輯，共廿八首詩，較能表達自己的心路歷程與對生、死、愛情的思索，以及對自然的體會。其中，我較偏愛的有「收割後的稻場」，「凡垂髮的」，「林中的湖」，「廟」，「黑蛾」，「成熟的菓園」，「山意」，「雨箋」，「月與哀愁」，「雨和少年」等。

這次僥倖獲得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出版基金文藝組詩歌獎，能够將幾年的詩作結集出版，倒算達到了一個小心願。我要把此書獻給所有我愛的人。也在此謝謝溫任平先生爲我寫序文；黃宏新先生替我設計封面，以及張瑞星先生的多方協助。

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零時

紫一思詩選

紫一思 著

每本馬幣二元

郵購處：

Bulanan Penuntut,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輕描集

照片一

這張劇照，是祖送的，華倫比堤與菲丹娜蕙。那是三年半前，初到貴境，無家可歸。祖說暫時住到我這裏來罷，於是一人挽一件行李搬了進去。屋裏還有另外一個人，叫做德，是職業作家，出了本書，叫做「滾雷」。祖剛剛扭傷了背，不能睡床，睡到電視間去，我睡他的床。我們一同上嘉露飄的人體寫生，晚上十點放學。我一直不清楚，那個時期食了些甚麼晚餐，還是乾脆沒有晚餐。我甚麼都吃不下，光喝白水，某下午大家去附近一間咖啡店，坐到傍晚，因為是露天的，出去時沒穿甚麼衣服，漸漸真凍。我們住二樓，後來樓下一搬走，我立刻一個人搬了進去。祖忽然閒來，丟下張照片，說：「入伙禮」，匆匆就走了。也不是珍貴稀奇的東西，難得一番心意，他知道我喜歡「鴛鴦大盜」。四個月後搬來和唐住，大家斷了音訊。有一天在街上見到他，駕一架奇大無比的白色舊汽車，他說他也搬了，交換了地址，但是始終沒有再見面，一直到現在。照片我放在書架上，不知怎樣被壓在一堆書底下，那天又翻了出來。實不相瞞，我唸小學開始就很厭惡那些「書裏掉下張照片，於是想起某某」一類的文章，沒有想到事隔多年，自己也寫了起來，真是窮途末路。

照片二

又翻出來一疊舊照片，七三年八月在家裏拍的，照片裏除我之外，就有霏立和小朋友。

我那個時候看起來精力充沛，瘦但是健康，一直在笑。隨隨便便蹲在地上，半吊在露台上，上奇怪怎麼會那麼開心。霏立依然作其「你估我肯唔肯」狀，小朋友要不就不笑，要不就笑到似個大奸臣，改天趕緊晒兩張寄給他看看。我樣子沒變，大概變樣子是小孩的專利。只是重了十幾磅，家裏講到也算是好消息罷。快四年了。於是只好又淡淡一笑。

虹

傍晚下完雨回來，巴士搖搖擺擺，一車人都望向左邊，因為老天，真是從來未見過如此美麗的虹。而且這樣完整，齊齊的半圓，顏色鮮豔分明，毫不含糊，印在淺灰色的天上——其實你知道那是不存在的，只不過是一道光。但是為甚麼不，看得一清二楚，怎麼就不存在了，只不過不可及罷了。恨的是過眼雲烟，終歸必會褪去。因此下了車站在路邊看了一陣，這樣愛，卻也留它不住。老太太笑道：「真靚呀！」連忙點頭同意。唯有如此罷，人生苦短，每秒鐘皆是一個永恆。

其中一些人

我告訴你我十分難過。一晚看完電影去食飯，在柏克利黯而大風的路上，一個看不清楚面孔的女人問：「有多餘的零錢麼？」又問：「要買一幅畫麼？」我們其中一些人比其他人幸運，是這樣的，並無埋怨的理由，和聆聽傾訴的對象。有一日當我不再值錢時，你也可以在某條不知名的街上見我在問：「要買一幅畫麼？」但是現在我有經理人代我接洽，我的價錢開得很高。世界總有多餘的，有些人甚麼也沒得到，那多餘的都多餘去了。偶一抬頭，窗外微雨裏一隻濕透的野貓，緩步在草上行過，帶着褐色的身影。

知秋

在外打公共電話，後來過了大半个鐘頭，發覺小錢包不見了，大概遺在電話亭裏。因此非常生氣。錢倒不是多錢，錢包是在海德公園外面買的，也是普通東西，然而有紀念性。當時買了兩個，一個給了唐，難道問他拿回來嗎，沒有這樣的理由。倒不如改天寫信請牛忠代買罷。可是失嘢事小，失節事大，近日都是這般失魂落魄，患了嚴重失憶症似的，日衰一日，越來越老態龍鍾，如何是好。這回很有點一葉知秋的意味，難免悻悻然一番矣。

輕訴集
何祭良

大學讀書筆記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

讀許常惠的「尋找中國音樂的泉源。」大林文庫○○。沒有出版日期。大概是翻版。這本書對於中國音樂界的不進步、不努力提出指責。許常惠自稱會徘徊於中國與西方音樂之間，這本書的出版，他說，我似乎是找回自己了，因為他「逐漸接近中國音樂的靈魂——民歌」。書的第四部份：「找回中國民族音樂的靈魂」三篇文章都是有關中國民謠民歌。在「找回民族音樂的靈魂——民歌」裡，他說：「我始終認為民謠是一個民族的音樂靈魂，是該民族的音樂的最原始與最基本的表現。」

據我初步觀察，馬來西亞的華族音樂似乎沒有所謂「民謠民歌創作」。是否是說馬來西亞華族已失去了自己「民族的音樂靈魂」了？

此書雖不夠深度，仍值一般音樂創作者參考。

四月十七日

費兩天時間讀完 John Simon 的 Ingmar Bergman Directs。此書的見解與分析不算得「

精」和「關」，是一流的影評。最後一章是分析其晦澀離奇可比美文學上的James Joyce的Ulysses的英瑪傑作之一的Persona，作者見解奇峯甚現，一直追下去讀。且有大量劇照，一如看一部原來的電影。

此書使我有機會檢討一下自己一向自以為是的電影見解，愈發覺，華語片的確應該迎頭趕上。

譯書裡的 Conversation with Ingmar Bergman。

四月十八日

重翻「明報」121期（十周年紀念）。讀「懷國與鄉愁的延續」，夏志清著，周兆祥譯。夏志清說「余光中所嚮往的中國並不是台灣，也不是共黨統治下的大陸，而是唐詩中洋溢著「菊香與蘭香」的中國」。大悟。

同期有「明報月刊十周年紀念徵文獲獎作品」，第一名的「愛瑪」。讀畢何等悲憤沉宏。是以第一人稱寫舞女「不賣身」而後終被「四叔」糟塌。此仍真真之「寫實主義」作品也，時下馬華文壇之寫實作品，或別扭，或淺膚，或肉麻，甚麼都是，就是缺乏作者感情的「真」和作品內容的「實」。

四月十九日

讀溫任平等著「馬華文學」，香港文藝書屋出版。收集在這本書裡的原來是「純文學」的「大馬詩人作品特輯」。為何掛名「馬華文學」？王敬義大概是有點糊塗了。

引起我興趣的是附錄的「文化回歸」和「自我放逐」，作者賴瑞和。他「坦白的說」

「我個人對馬華文學的看法是頗為悲觀的。我以為，一個馬華作者，如果真的要嚴肅的去搞中國文學，或者要在某種中國傳統下寫作，他遲早會發現，馬來西亞實在不是個適合的地方。我所持的理由是，「這裏的社會不是一個純粹中國人的社會」，從國家的觀點來說，馬華文學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或者是一種「工具」。（真正的國家文學是馬來文學 Malay Literature）；因此從中國文學的立場來說，它就變成了流亡在國外的中文文學，自生自滅。」

關於馬華中文作者的處境和馬華文學的前途等等，的確是我們應該關心與注意的問題。此文雖稿於一九七二年，但問題至今仍是非常爭論性的，仍是一個癥結。我認為這倒是個非常好的大學論文題目：「論馬華文學的流亡與歸向」。

前月全國作家協會主席 *Hussein Ismail* 在一個討論會上說馬華文學所擁有的讀者非常之少，而且作品都是傾向中國，充滿「中國意識」，所以只屬馬來西亞文學的支流罷了，最終將被拋棄。這一席說很易被駁倒，不過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警惕自己，馬華文學真的沒有讀者嗎？真的只是描寫中國事物嗎？「中國意識」濃過「馬來西亞意識」？

有趣的是：香港、台灣和馬華的「現代派」稱馬華作品為「馬華文學」，而馬華「寫實派」卻稱之為「馬華文藝」。

四月二十日

借來「張愛玲短篇小說集」，這位被夏志清認為「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的作品，我只能慕仰而無法欣賞。讀「留情」至第二頁就讀不下去了。對張愛玲真抱歉。希望有機會讀到她的長篇。

四月二十一日

讀 *Everett Lee Hunt* 的 *The Revolt of the College Intellectuals* — (*Aldine Publishing Co. Chicago*) 我一直仰慕西方學者的開明、通達、中肯。讀此書，感覺更甚。想 *Hunt* 寫此書時大約是七十高齡，他仍然可寫出如此先進的論調：

If we are approaching a new era in Education—and it surely is being forced upon us—there is some reason commended to adolescents should survive and which will no longer be accepted.

大概是我們的「知識人」求真理的態度仍還不能與他們相比。

四月二十二日

獨自跑去國家畫廊，樂於這份清與靜。畫廊展覽 *A View of Modern Sculpture in Malaysia*。對雕刻是外行，不過我的感觸是：現代雕刻已被接受，為什麼現代文學卻遲遲不被接

納？

四月二十三日

讀「司馬中原自選集」中的「黑河」。

四月二十四日

讀 Har'ld Pinder 的「中間人」(The Go-between) 劇本。收入 Five Screen Play 裡

人名後有 over 者何解？

四月二十五日

讀 Kaoru Yamamoto 編 The College Student and His Culture: An Analysis。身爲一個知識人，對於自己的「文化」了解太少了。讀其中幾篇，感觸深深。

四月二十六日

李翰祥說有意拍獲獎的片子，「黑澤明大我十六歲」，言下之意，還有許多時間。李有此宏願，值得喝采。我一向的評價是，李翰祥有「才」氣，而無「大」氣；「傾國傾城」是資本厚，氣魄還嫌不夠達到偉儁之境界。

四月二十七日

讀艾略特 What Dante Means to Me (收入 To criticize the Critic)。艾氏說但丁、莎士比亞作品的欣賞是一件「長生的事」(life-long task)。大師這樣說，是否認爲生有涯而學無涯，勤亦不是岸？

四月二十八日

讀「朱西甯隨筆」。朱西甯的文筆好怪，如：

「專門瞎謔故事而一版再版猛出磚頭小說的作匠者流」頁二一七。

內有一篇「主觀者言」跟一位「陳老先生」討論文學問題，非常「自我」。文學家最忌也。

晚上看電影「戰地鐘聲」，鐘聲迴蕩腦海，久久不能入眠。every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every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Ingrid Bergman 為片中的瑪麗亞，一位純情少女。其「純情」與林青霞之「純情」相比，後者望塵莫及。還沒有讀海明威原著，以電影論，震撼之力實在很大。每個人物都代表着一種力量。老人槍斃一兵士後，竟滿眶熱淚，可能這就是海明威的化身。他的Compassion的形體化罷？

四月二十九日

讀 Jean Cocteau 的 Two Screen Plays..The Blood of a Poet, The Testament of Orpheus。「一位詩人之血」寫於一九三零——三二年，但其「故事」（其實沒有故事可言，這是一本 Surrealist 劇本）卻是越時代的。劇本真的如作者所說沒有夢、沒有意象？我實在懷疑。詩人的血直注自手掌的傷疤，雕像說話，女孩漆身於天花板上，等等等等，難道這就是 Super—impressionism ？

學與思

鄭百年

列子辨偽

倫敦大學東方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有好幾位漢學家，其中最著名的兩位是劉殿爵教授 (Prof. D.C. Lau) 和 Prof. A.C. Graham。劉殿爵教授的授課鐘點非常少，他兼理中文系的一些行政。Prof. Graham 的重點是授課和治學。

Graham 是一位英國學者，個子長得相當高，為人頗風趣，好酒。他的舉止非常輕快敏捷，我猜測他是運動健將；因此，做起學問來，就如運動一般的勤快。

英國有一本非常著名的東方學期刊，名字叫 Asia Major，由倫敦大學、劍橋大學及牛津大學的教授聯合編輯；主席是劍橋大學的 Prof. D.C. Twitchett，主編是倫敦大學的 Prof. W. Simon。這本學術期刊，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Graham 的論文，和其他許多人文科學的英國學者一樣，大部分都發表在這份刊物上。

Graham 的學問相當廣，他研究墨經、列子，也研究楚辭，還研究先秦語法。一九六〇年的時候，也出版了一部列子的英文翻譯本；第二年，他在 Asia Major 發表了一篇很長的「列子辨偽」The Date and Composition Of Liehzy 的論文。西方學者研究列子，應該數他為第一了。

列子，就是列禦寇；莊子曾經在逍遙遊篇裏記載了一件很深刻的事蹟。列禦寇能够馭風，馳奔於中國，馳奔於世界，翩翩而行，款款而飛，非常舒適自得。他的著作——列子，自從清朝衰弱以後，就一直被人們批評爲僞作。善飛的列禦寇，抱着他的線裝書，跌到毛坑裏，備受世界各地的指責和欺凌。

「請問你的結論是甚麼？」接過他的油印本，還沒來得及展讀，我就先問他的結論。「呵！」他攤攤手，說：「和中國早期許多學者一樣——一部僞書。」

立刻，我就想起了顧頡剛、羅根澤，以及晚近的楊伯峻，他們是把列禦寇扯下來的人，他們是把列子判入毛坑的人。

「你怎麼解釋？」一面瀏覽他的論文，一面問他：「有一些學者說它不是僞書。」「他們都是頑固的保守份子。」Graham的語氣非常重。

突然，我想起了臺灣的嚴靈峯，他最近編了一套「列子集成」，七零八落地聚集了十二冊；最後一冊附了他的兩篇論文，一篇叫做「論列子著成時代不晚於莊子」。他大概就是Graham所指責的人。

Graham 這篇學術論文主要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列子章句並見於其他古籍的問題，他根據這個事實，說明列子是併湊而成的一部僞書；第二個部份是列子書中的一些用語，他說，這些用語的用法和先秦古籍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應該是一部僞作。Graham的方法是非常科學，就好像許多在外頭留學的中國學者一樣，假借着歐美的槍械，把列禦寇完完全全地扯下來。

「你說，」突然，我覺得Graham 好像在向我問：「人會有馭風而行這回事嗎？」

「我的看法和你們不太一樣，」我閣起了油印本，慢慢地說：「我相信，其中有一些篇章不會是僞作的。所謂『一些篇章』，可以是一句幾個字，可以是一段幾百個字。這些篇章是真的，是精華的，它在黑暗之中可以發光，它放諸四海皆準；到了後來，許多人才附會上許多文字，加上一些僞造的篇章。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這麼一部真僞、善惡、精華糟粕雜呈的列子。」

列子一共八篇——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湯問、力命、楊朱及說符。在這八篇裏

，我相信，有一些是真的，是精華的。

「……。」Graham 靜靜地在想。

「許多人，」我接着說：「甚至於中國人，他們把這八篇文章否決了；甚至於湯問、仲尼和黃帝，都完全否決了！我不同意這做法。」

我記得，黃帝篇一開始就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在上古的時候，有一次，黃帝和炎帝在阪泉之野大決戰，決定看誰是華夏民族的祖先。戰爭開始的時候，只見在炎帝的那一邊，率領的儘是熊、狼、豹、虎、羆等猛獸，一隻一隻套在皮圈裏，排成陣勢，向戰場開來。再看黃帝的那一邊，堯、舜、禹和夔，各提着樂器，吹奏着典雅的音樂，走在前面；但見鳳凰徘徊低飛，百獸左右率舞。這場戰爭，黃帝勝利了；他成爲華夏民族的祖先，黃河流域的精神。我相信，這不是科學方法所能反駁的；科學可以上月球，科學可以上火星，但是，科學不能反證黃帝。

「你可以舉些例子嗎？」Graham 說。

「就以湯問來說罷，」我簡單舉兩個例子，說：「愚公移山，夸父逐日；應該是很古樸的故事。」

提起「愚公移山」，我很想問他：「倫敦大學附近有一間電影院，名叫做Other的；最近正在放映一部中國片叫『How Kong Moves the Mountain』，你可曾去看過？」

「山海經就出現了好幾次『夸父』這名字，」我怕他聽不懂，再補充幾句：「也記載了『夸父逐日』的故事；列子湯問所記的，也是非常簡單。它們應該都是同一源流的。」

「……。」他沒有應。

其實，許多事情都應該作如是觀的，我們就從小處說起罷。對於一個人，有時，他總會有三幾句話，三幾個行爲是很可取的；對於一部書，有時，也總會有幾個句子、幾段篇章是真的；對於一個民族文化來說，肯定的，更有許多精華是值得長播遠傳的；怎麼可以一概抹煞呢？怎麼可以一概抹煞呢？而世界上就有許多人，硬是要抹煞一個人的言行。一部書的價值，甚至一個民族的文化！

「我想，」Graham 開口，說：「你是個比較中庸的人。」

一月的倫敦，是冷風、寒霜的世界。往年，倫敦是不太見雪的；可是，來了倫敦後，先就降了兩次雪。東方學院的房子非常大，是座長方形的建築物，高五層，有教室，有圖書館，有研究室等等，設備很好。Prof Graham的研究室就在三樓，隔着劉殿爵教授。研究室並不大，長約十二呎，寬約六、七呎，一套桌椅，三兩個書櫥，一面玻璃窗。

看看窗外，靠近中午的天氣，竟陰暗得一點陽光也沒有。有樹，沒樹葉；有人，沒人聲；一個寒而且啞的世界裏；圍着暖氣爐，背着滿桌的書，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一個深刻的世界性問題——列禦寇馭風而行。

「列禦寇，列禦寇，」突然，我的心似乎在說話：「幾千年的你！你呀，馭着風過黃河，馭着風過四海，雄視古今。會幾何時，人們把你扯下來，甚麼黃帝、仲尼、湯問，全是沒價值的假東西，全都丟到毛坑裏！更奇怪的，有小部分的人把你整理成十二鉅冊，燙金字，精裝，抬着賣到世界各地。」

「我想，」看着Graham，我說：「我們不應該極端。你同意嗎？」
他沒有回答。

突然，我的腦筋裏掠過一個名字——列寧；又是姓列的！他是蘇聯人，他有許多著作：

「我過去看看Prof Lau來」有沒。」Graham站起來，說：「對不起。」

他打斷了我的思索。

「走，」他的聲音：「Lau來了，我們走。」

「哎，」抱着一包油印本，我心裏喊着說：「人爲甚麼就不能馭風而行呢？時間，時間，時間會證明莊子是正確的。」

元月五日

官與管

「古城之戀」之八

誰也怕官，誰也怕管。培風中學儘管是獨立的華文中學，由馬六甲華人公立六校董事會主辦，基於教育法令，仍是直接由馬六甲教育局所管轄。教育局長便是頂頭上司。

我剛到馬六甲，雖然局長給了我一點小麻煩，領了一張臨時執教准證，總算是可以合法的主持校政。

怎知開學不久，便有一位教育部的大員來校「視察」。他是由教育局長陪着來的，一直走到後排的事務處，那原是從前的校長室。有人很緊張的告訴我：教育局長來了，校長還不退快去！

在柔佛做校長的時候，我就見慣了教育局長，從前是英國人，後來是馬來西亞人。他們是官，他們也管，我和他們都相處得很好。英國人如磊落、艾芝敦，鍾士……還有相當深的私人感情，一杯在手，談笑甚歡。至於從前柔佛州華校總視學官是墨甘霖，後來的學校聯絡官耿威廉，都成了好朋友。就講教育部罷，老一輩的，如英國人侯士，吳毓騰先生和王宓文先生，較後的魏維賢先生等，都是由公務而建立了私人感情，而且久而彌篤。因此，教育局

長來校視察，也並不是一件甚麼了不起的大事。我緩緩的走到事務處，會見了他們兩位長官。那位教育部的官員是華人，局長是印人，我們是用英語交談，主題是課程綱要。開始我就說明：各科課程綱要是遵照政府的規定。那位官員還要詳細調查，我只好請他們走過我的辦公室來。

我當時就有點困惑：課程綱要由教育部規定出來，用元首的名義在憲報中公佈，有甚麼好談的呢？

教育局長坐在我的右邊，那位官員坐在我的對面，一直都是課程綱要如何如何的。局長很少發言，百無聊奈的拿起我桌上的迴形針在玩弄。談了很久，我仍是抓不到主題，他舅舅在考問我對於各種課程綱要的了解似的。講老實話：任何一位校長也不記得各科課程綱要的。對於數學的各學年的教育內容，我還略知一二。我便說：初一教算術，初二代數，初三幾何；再上去便是立體幾何，三角，解析幾何，大代數等。他卻要和我談地理。我便提出由本州本國本地區，推而廣之，以至全世界。我談數學時，他較少發言。談地理，他可神氣了。兩個人如此對談，兩個人心中都有點不自在，慢慢的便到了針鋒相對，有點火藥味。不過，我仍是忍下來，要教務處的書記搬出全套地理教科書來，一面翻，一面談。我指出封面印的遵照最高元首頒佈課程綱要……

想不到他竟生氣了，他說：

「你們到底是聽那些出版商，還是聽教育部……」

突然來了這麼一句這麼莫明其妙的話。這時我手中正端着杯咖啡在喝，我連杯帶碟重重地往桌上一放，衝口說出：「我不懂你是甚麼意思！」

教育局長坐在旁邊看呆了，卻仍然沒有出聲。接下來我便告訴他：課程綱要沒有甚麼了不得，我自己就擔任過編撰公民科課程綱要小組的委員。講到課程綱要這麼重要，早在若干年前要向政府印刷局買一套完整的課程綱要都不可能。我收集了一套新加坡的，卻買不齊馬來西亞的。在我擔任華校教師總會主席兼教師雜誌主編的時候，想把全部課程綱要翻成中文，原來早已改由某書店出版，連版權都賣掉了。今天到底是爲了甚麼要來和我談課程綱要？

我們又那一科沒有遵守政府規定的課程綱要？

我實在按捺不住了。理直氣壯的勸說了一頓之後，局長揮口扯到其他話題，約莫又談了半點鐘，他們才離開。

幾個月之後，教育局葉榮譽督學打電話告訴我：教育部那位官員會來函詢問爲甚麼培中是六年制。他已函覆了。我只有付之一笑。自後再也沒有教育部的官員來視察培中了。倒是當時的教育部長佐哈里先生沒有忘記我。

那是培風第一小學新校舍的落成典禮，由教育部長主持開幕。培中銅樂隊受邀參加演奏，我也到場觀禮。部長在致詞中，特別讚揚了培中銅樂隊幾句，尤其是女隊員的帽子漂亮。他走下台來，一眼看見了我：「你不在柔佛了，上次我去峇株便沒有看見你。」我不是受寵若驚，而是意外的驚奇！那還不知是那年那月，他到龍引來視察，我們談得很投機；後來又在峇株一起吃喝。他還寫信要我到吉隆坡時，去他家裡找他……。我那裡敢高攀。事隔多年，他對我的印象猶深，不能不佩服他的記憶力。在呷州校長教師公宴中，他又和我聊了一陣。最後是勸我：

「你還是弄點甚麼化學藥品把頭髮弄一下罷！」

那時我已滿頭白髮。經部長一勸，立刻去買了染髮油，從此我的頭髮一直在用化學藥品弄。有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在驚奇我的頭髮忽然不白了，我說是奉教育部長的命令。至今仍在遵行。不過，現在倒又有人奇怪：你的頭髮還只白一點點呢！

至於馬六甲州教育局，對於培中，可以說是頗爲重視。除了不時要借用培中禮堂之外，每年國慶，培中學生在表演方面，不可或缺。培中男女童軍的服務，也受重視。前前後後的幾位局長，如威廉詹利，丘永春，王寶旗諸位先生，和我都建立了私人感情。威廉詹利先生，在柔佛州教育局服務時，我們就認識。他們伉儷偶爾也會來找我坐談。記得王寶旗先生接任不久，突然來到培中，經過自我介紹之後，我才知道他就是新上任的教育局長。他似乎非常關心學校的圖書館，時常提到要注意。就在他講到這些之前幾天，某方早已派人來檢查過，連陳古甘年的雜誌都檢去一些。他們有拿出法令來看，那些的確是禁書名單中有的。

王寶旗先生和霍可親，也沒有把培中「另眼相看」。有一屆運動會，便是請他來主持開

幕的。通常華文獨立中學，教育局多是不聞不問的。只要按時填報表格，大處不差，也就相安無事。因此，我們很少請教育局長來主持學校的甚麼慶典。一方面是怕官方藉詞推卻，不然來一套要學校接納教育政策之類，也很尷尬。從官方的立場來說，又不便多講鼓勵讚揚的話。只有寶旗先生例外。他一口答應來，而且還有致詞。

從前教育局有位學校聯絡官東姑曼壽在校慶時也來，尤其對於各項表演非常注意，但是從不致詞。原來他是要看那些培中校慶或運動會的表演節目，可以列入國慶表演節目，然後就邀請培中參加。

國慶由州政府主持，表演節目卻是教育局負責。於是，每年馬六甲州的國慶表演，培中多是挑大樑的。有一年的全呷各校銅樂隊聯合大演奏，竟是由培中銅樂隊隊長楊桂蓮做總指揮。這可是不尋常。因為還在殖民地時代，便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無論大小城鎮，有關學校的事，都是由當地英校作領導。在我主長培中的十年之中，倒成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十年」，培中常常走在前面。有些還成了此曲只有培中有。例如華族舞蹈之類，固然不用說，培中的旗隊成爲全國首創。操練純熟，步伐整齊，可以與正式的武裝部隊並駕齊驅。旗隊的訓練是由一位印籍英文教師湯瑪士負責。觀瞻所系，他非常認真，而且也非常嚴格。替華校爭光不少！

有一年的國慶，培中受命派六百學生作團體操表演，電台協助先期錄好音樂。這團體操是複式的，由體育老師陳國華鄭林唐兩位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來訓練，分由三組作不同的動作，配合成一套。那天剛好也是新州長上任，同學們都很興奮。怎知臨時由某官員以不成理由的理由，宣佈取消。全校師生，無不氣憤。爲了這事，幾乎連群眾也爲我們不平。街頭巷尾，議論紛紛。我便寫了一封信向州政府提出質詢。措詞雖然溫和，內容頗不輕鬆。後來首席部長來信邀見我，當面向我解釋，並且要我向學校師生說明。他負起了全部責任，一再說明：事非得已。州秘書也對我說：希望我們不要介意，以後繼續合作，使國慶大典不致減色。不久以後，聽說某官員便被調到別州去了。

當時的首席部長是拿督達立，也許是爲了撫慰我們師生，他會來校參觀，並在禮堂角全

校師生訓話。我們在會議廳招待他吃午餐。全體教職員作陪，大家洽談甚歡。飯後還是由我送他回官邸的，後來我們成爲私人朋友。

培中與教育當局可以說是合作無間。教育局第一次舉辦的全州各民族學校的教育博覽會，竟是借用培中校舍。學校雖然因此停了幾天課。在籌備期間，各校師生往來不絕。在展覽期間更是萬人空巷。開幕典禮是由教育部的教育總監主持，培中銅樂隊負責演奏，培中男女童軍組成儀仗隊，變成了培中的慶典一般。在總監的開幕致詞中，就不能不感謝培中董事會惠允借用校舍，也不能不把我這位校長及銅樂隊和童子軍推崇幾句。後來我還送他一張他檢閱培中儀仗隊的相片。

培中與警方的接觸也不少。每年的校慶，幾乎都有難題。慈善市的各個攤位以及聯歡晚會的每個節目，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而且經常有些不能通過。同學們到外面去推銷慈善市券，也是問題重重。照法令規定：超過四個學生一起到外面去，便須領取准證。因此，同學們多是四個一組。爲了節省交通費，有時七八個一車。我便一再叮囑，走的時候，千萬記着只能四個人一起，再多就要分成小組。可是在馬六甲市區，問題就來了。

大概是一九六五年校慶，慈善市票分發給各班同學之後，第二天早上，市區警察局長就打電話給我，語氣和詞句都很不客氣，一開口就是「你們的慈善市拿到了准證沒有？」接下來：「既然沒有准證爲什麼你的學生就在街上賣票？」「你知道我一定會批准嗎？」「如果不批准，你怎麼辦？」一連串的質問，我都得低聲下氣的答覆，還得說「我當然希望你能够幫忙我們」之類。最後我只得說：「假若真正拿不到准證，我也沒有辦法，只有退票——講老實話，我的確不想有那種必要」。後來，批是批准了，在准證中列出許多條件。不過我們都可照辦，並不困難。

又有一次，那是關於校慶聯歡晚會的節目，警方要學校負責人去面談。我便和當時的訓育主任鄧日才先生（我辭職之後，由他接任校長）一起去見警方負責人。他拿出公文來，一面翻一面說，這個節目不行，那個人不能演出，那處要修改。我和日才兩人要記下來都來不及。因爲節目及演員等資料全部是中文，附有國文翻譯，我們又是用英語交談。例如他講出的人名，是根據居民證的音譯，與我們所熟悉的姓名完全不同。他又不肯讓我們翻看他的公

文。我們只好拿出我們呈報的原件，雙方一頁一頁的查對。那次就弄慘了。校友會演出的節目，發生了許多困難。像絲竹樂演奏，連那位原定的指揮也不能出場。那位警官一再關照我們不要對外發表，希望我們能够體會這些。我們走出他的辦公室，幾乎只有呼天了。連負責審查節目的人都同情我們：「這樣一來，你們怎樣演出？」回到學校，立刻找培風校友會的有關負責人來商量，一時真是相對無言。他們倒很鎮定，也很有辦法。結果，那次的演出和過去一樣，仍舊是非常成功的。因此可見他們辦事能力之強以及人才之衆！

聯歡晚會的節目，原只呈報節目內容，包括音樂的樂曲和歌詞和演出者的詳細身份，聽候當局審查批准。事先我們都多作準備，以防意外。怎知愈來愈嚴，變成要全部預演一次，由當局派人觀看，實地審查。這等於要先多來一次彩排。從前的彩排，是招待本校同學以及同一董事會轄下的小學六年級同學。動員校外幾百前後台工作人員及演員，已經是麻煩甚多，還要請校友會的演出人員多來表演一次，更增加了他們的負擔。規定如此，只得遵辦。我們預演的那晚，主管官員沒有空，第二晚專演一場，由我陪同一位馬來警官及三四位華人官員，坐在一千多座位的大禮堂中，冷冷落落的，一時心中有無限感慨。台上的演員們，不論是校友也好，同學也好，他們倒是祭神如神在，表演起來一點也不含糊。那位警官相當沉默，我雖然坐在他旁邊陪着他，可說相當冷場。但是我身為校長，又不能不慎重其事的以供諮詢。幾個節目之後，那幾位官員通過警官告訴我：有些節目不用表演。縮短了許多時間。最後仍是有若干刪改與修正。我們無話可說。總算鬆了一口氣。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那位警官臨走之前，露了笑臉，道了一聲：「Sir, Good Night」。想不到在開齋節那天，我去州長官邸向州長伉儷賀節，那位警官却站在門口招待來賓。我和州長伉儷很熟，笑談甚歡，坐了很久才告辭。走出門口，那位警官還站在門口送客，笑容滿面。我忍不住講了一句：想不到我們在這裡又碰頭了。

談起我和州長伉儷的交往，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有一天，州長夫人打電話來學校約我某日去官邸喝茶。起先我以為聽錯了電話，因為她還講了幾句簡單的廣東話。我準時到達，在座已有幾位教育界的人士。我是最後到的客人，變成了主客似的。開始時氣氛相當嚴肅，尤其州長進入客廳之後。好在州長很健談而又富於幽默感，州長夫人更是眼觀四面，滿室生

春。於是，不消多久，大家都成了多年老友一般。一位馬來女教師也在幫忙招待，我在教育展覽會中見過她，曾經交談過。原來她就是州長夫人的令妹。我送州長一張相片，那是他在國慶那天檢閱培中旗隊的。我送州長夫人一張培中軍樂隊所灌的唱片。他們兩位對於我的禮物非常欣賞。我們從政治經濟談到音樂美術，可以說是非常投機，因此奠定了我們私人感情的基礎。州長夫人能繪畫作曲。她有一首得意之作，培中軍樂隊在灌製第二張唱片時，便採用了它。一時找不到恰當的標題，由我建議稱為「未名曲」。她很高興，州長也贊同。她很想到培中來參觀。但是，她身為州元首夫人，儀節甚繁，先要通過州秘書轉函教育局及其他有關當局，因而未能如願。我也認為遺憾。我離開馬六甲之前，曾去拜候。州長夫人一直叮囑：下次回呷，一定要去官邸和他們一起住幾天。我當時也滿口答應。想不到一年多之後，州長不幸逝世，再見已不可能了。

由於警方與學校關係密切，州警察局會委派了一些警官分別担任各校的聯絡官。聽說派到培中的人選頗難，這是大家都認為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結果由梁志強警官來。他自己從前在吧生英校教過書，他太太仍在某校任教。他不懂中文，也不會講華語，只會講廣東話。為人倒是正直不阿，滿腔熱忱而樂於助人。可以說是位難得的政府公務員，一位模範警官。有了這位聯絡官之後，培中與警方的公事就方便多了。他雖是執行法律的警官，卻處處以同情的立場來處理有關公務。王法不外乎人情，他的確是情理法三方都兼顧了。尤其是在校慶的時候，我們如有困難和麻煩，都可向他求助。他也是力之所及，無不應命。

有一次，兩位政治部官員來找我，要我叫出兩位同學來，他們要去學生的住處「看看」。當時我很委婉的和他們解釋，我無法照辦。學校屬教育局管轄，學生在校必須受到校長的保護。他們悻悻然的走了。不久之後，教育局官員來電話，教育局已同意警方行動，希望我能合作。接着那兩位警方人員又來了，問我接到教育局的命令沒有？我點頭稱是，並且說：學生們從未經歷過這種事，他們一定會恐懼。你們既然只要去他們的地方看看，我相信他們不會反對，讓我先向他們說明清楚。同時，我請你們到校門外去等他們，不要在學校裡面談甚麼。

這原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想不到我竟變成「阻撓政府公務員執行任務」，罪名頗不小。

梁志強警長打電話來查問情形，我照實說出，而且我強調我沒有阻撓，我只要求依照手續。假若任何人都可來校叫走學生，最後還不是要校長負責任！隔了幾天，他再打了一個電話來告訴我：「警方不會再進一步採取行動」。我氣也不是笑也不是。

梁志強警長後來因功受封。不久，他鑒於環境不合而脫離警方，前往英國深造。培中就失去了一位警方的朋友，不方便的事就多了。例如有位熱心人士駕他的小型貨車為培中校運載東西，因為車上坐了幾位同學而被控上法庭。幸好後來只罰幾十元了事。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徵得董事會同意，付還此款，不讓他再在經濟方面蒙受損失。

我自己和州警察總長還有過一次面對面的對抗，那是因為當時的首席部長拿督達立借用培中禮堂的事。學校借出禮堂，須由教育局批准。拿督達立在告假期間，要借用禮堂接見選民，派人來和我商量。首先我當然是報告董事會。他是一州的行政首長，我們不能拒絕，只好請他的代表照填申請借用禮堂表格，並且請他先和教育局講妥。教育局的批准文件發了下來之後，就培中的立場來說，手續沒有一點錯誤。想不到幾天之後，代理首席部長打來一個電話。因為我的國語不能應付，聽不懂講甚麼。接着電話中傳來拿督陳清水的聲音：要我立刻去首席部長辦公室，要談培中借出禮堂的事情。我帶着有關文件到達時除了拿督陳清水之外，州總警長、教育部長、州秘書以及幾位我不認識的人物。看來事態相當嚴重，好像只等我到。

我和代理首席部長不能直接交談，由拿督清水做翻譯。我和拿督兩人講華語。後來爲了大家方便，除了首長之外，我們都用英語。首先就是問我：爲甚麼要出借禮堂？這個問題好答覆；任何人都可借用或租用。何況是首席部長。他們看了我拿出拿督達立給我的信，認爲沒有用官方的信紙，只是一封私函，雖然在他的簽名之下，附有首席部長字據。我告訴他們：有時候教育局要借用禮堂，只來一個電話而已。我也說明借用或租用禮堂，手續簡單，只須填一張表。准不准，權在教育局。我再拿出歷年呈請教育局批准及教育局批准文件來，也拿出這一次的教育局批准文件來。這些例行公事，原不是教育局長親自處理的，文件不是他簽名。他的責任也就輕了。

我既是一切照章行事，沒有做錯甚麼，也毋須負起任何責任。整個的氣氛就不同了。他

們議論紛紛，而且多是用國語，我便完全成了第三者。大約經過了半小時，他們才對我說：希望我能够「拒絕」。我說：我並未准「借」，也就不能「不准借」。大家就看着教育局長，然後對我說：由教育局收回批准，你看怎樣？這當然是可以的。於是，大家又在担心我收到之後，如何交代？我倒答覆得很輕鬆：照實轉告拿督。其他的事就與我無關了。會談到此，告一段落。代理首席部長請我留下來，等候他們趕辦文件。最後我又陪着教育局長去教育局，讓他準備文件。同時我用電話通知拿督達立。他假寐方醒，聽了只是笑笑，謝謝我的通知。我再重複一句：禮堂恐怕是不能借了。

拿督達立當天借了漢都亞路另一處地方，培中卻來了許多警察。市區警察局長早就來到我的辦公室，我們正在閒聊。有些警察把培中的鐵門關上，禁止閒人進出。學校裏已沒有一個學生了，但是禮堂裏卻有些外人。警局局長問我怎麼辦？我半開玩笑的說：這是你的事情了。不久，總警察長來了。局長趕着出去，我也準備回家。忽然總警長請我到禮堂去。第一句就是：「我是這樣問你：你是校長，爲甚麼讓這些人坐在這個禮堂中？他們有沒有合法准證？現在你要把他們請出去！」

他鬍鬚像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對我似命令似質問地講了一大堆。我想到在首長辦公室大家講得清清楚楚，爲甚麼忽然把全部責任往我身上一推。當時我非常生氣，恨不得罵一句「去地獄罷」！想起從前有過阻撓政府人員執行公務的嫌疑，如果罵總警長一句，那可能就要吃官司了。好漢不吃眼前虧，簡單的答覆他一句：「我不知道。」他還是用嚴肅的語氣：「我是這樣問你：如果他們不出去，你要怎樣辦？」

我想：在禮堂中，不方便再和他多講，他可以說是在執行公務。我一面往外面走，一面說：「我只能報告董事會。」我從禮堂側門走出來，站在草地上等他。我準備問他：警察進來，有沒有告訴我？他們關上鐵門，有沒有得到我的同意？在任何時候，有閒雜人等進入學校，我們無法要他們離開，我們還得請警方設法；現在爲甚麼要我去趕……他沒有再找我。市警局局長看見我站在那裏，走過來問我怎樣？我一面笑，一面對他說：「我只想罵一句去地獄罷！我要回家了，再見。」

後來在某一個宴會中，我又碰到了州警察總長，談笑風生，儒雅有趣。他反倒取笑了我

一句：「那次你倒是聰明！」我也只好笑了笑。後來全國警官甚麼會議，我還是答應他們借用培中禮堂。他們用側門進出，用彩旗把所有的字遮蓋住。在電視中，便只覺得美麗堂皇。我真想用回他那句話。

有一年，警方人員要籌募福利基金，負責人來找我買獻意見。我便把我們校慶籌款的辦法，約略告訴他們一點點。我也用開玩笑的口氣說：我們每年校慶，許多節目都不易獲得警方批准，你們自己籌，就不用怕了。

因為常年要和警方打交道，大家熟了，聯歡晚會的遊藝節目，每年不同，無法通融。至於慈善市申請准證，因為我們知道條例，容易提出理由，每年一樣。至於各遊戲攤位的節目，事先就和主管官員商量妥當。這樣一來，進行就非常順利了。

烟

出發時曾經是煥發的旅人
竟漂泊成襤褸的遊魂
才知道原來
風程指向冥冥的太虛
永不攀附於山、水
花之窗
蔓之牆

疾行或猶豫的環顧裏
茂盛和荒蕪的起伏都彷彿是
懸掛着的星河圖
佚散的典籍
像最初的燃燒
已無從尋覓
只有那些重被髹漆的門牆
讓我聽見了內裏剝落的聲音

身影在遠行的梆聲裏
漸漸淡了
萬般思縷
在空隱前
像暮色裏劃過的輕嘆
是飛散的
灰燼雨

溫瑞安

崑崙

——山河錄第六部份

去留肝膽……………

世人各相遺

留我兩崑崙

王已經是棄我的王

當十二面金牌令下

我是愉愉憤憤地領死

還是填賀蘭山缺以力萬鈞的筆鋒？

涼風自天末緩緩刺綉

那麼自然的流水宛若情懷

去留肝膽……………

是崑崙那管無人的簫

世人寫詩，已沒有了自己

而我仍守住那不被了解的旗！

是睡夢中的驚醒！

是政府裏的反對黨？

是風中搖曳的燈

是誰還是那羽扇綸巾的人？

去留肝膽兩崑

崑崙太遠。我是殘日上

落霞裏的死守的兵將

烽火台在最後的自焚

一股狼煙沖天庭

我是那眼睜睜的復仇人

買舟出海，在激越的江山

執棹成憤慨的寺

那一股連燒七十二經的火

如果把我逼成於酒

寄情於山水

而沒有挽留

江水天天唱那壯烈的歌

易水仍寒，煙水仍冷

你行舟何處

去留肝膽？

你無處投！

第一次在人間望見

而沒有笑容。

打破人間迷夢

驚見老僧白髮

兩崑崙上，本無相隔

紅塵白刃，江湖上燕歌一行

無終無止。狂嘯一聲

便有怒潮拍岸

唯有知音不斷

是可傲的事

寫着時天地忽然全黑

過去未來，人和事物

一一浮現。彷彿去到未到過

而不知何時我會到過的地方

一言一行，一笑一哭

都早有安排

難道我的日子已盡

天上星河抖落

千城人皆靜

唯我獨行於長街

千百年後

誰思我如燈

夜夜開亮

妳縱化成香魂來叩我月下門

莫忘了我會開窗

不再讓妳逃走

去留肝膽！

從失去，獲得，到從我雙掌中溜走。

歲月啊，大江寒時

我迎風力戰

你將化身甚麼來觀看？

還是等我拋下未乾的刀銷

在崑崙上，我是一株松

是誰化成細細的雨

喚取那風來搖醒我？

去留肝膽……………

殷乘風

曾經有人

——讀歷史有感，
為南宋愛國英雄而寫

：曾經有人，雄心壯志

習劍一生，敢於南山博虎血染貂蟬

詩書一世，嘗自以為平戎驅胡躡馬中原

誰料窮困潦倒 衣破屋漏

終生失意 抑鬱鬢白

明明一身真本事

空自交給了時間與命途

被磨掉了大志

折斷了脊骨

對著被蹂躪的人民

僅以詩泣：

死去原知萬事空

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掃中原日

家祭無忘告乃翁

曾經有人，瘡發而死

時猶盛年，無一言語及家事

床上大呼 死不瞑目

悲愴而嘶啞地喊：

過河！過河！過河！

長江以北

盡是哀鴻一片

曾經有人，昂然於千軍萬馬之前

以八百騎破敵衆萬數
眉動胸挺 笑顧左右：

直搗黃龍後與諸君一醉！

卻居然爲著十二塊小金牌
流下畢生罕見的虎淚

抬頭看月，不見月

只見旌旗萬里

龍紋俱舞 兵威煊動

獵獵作响的旗風與馬嘶

忍不住垂首看燈

燈把蕊燒焦了

燒斷了，斷成分離

跌在桌上

忍不住憤怒

忍不住悲傷忍不住說：

所得諸郡，一旦全休！

社稷江山，難以中興！

乾坤世界，無由再復！

曾經有人，青年起兵

在敵人腹心，帶兵二十五萬

不稱王 不邀功

渡江欲南 因爲中州在南

曾經有人 率五十騎

闖進百萬大軍將軍營帳

生擒叛逆而歸

上美芹 獻九議

平茶寇 創飛虎軍

奉召必起 不計名位

營碌終生

日日夜夜只想著：

會有土地，號稱中州！

會有父老，家在長安！

會有中原，號爲無疆

而今流水一道，惡名忘川

忘川以北，爲奴爲婢

沒有土地，保不住家

那爲什麼不渡江呢

那爲什麼不得擊楫中流呢？

有人把書閣上

悲哀以致不能自己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於台灣溪頭社慶

黃昏星

源流

要知道若把永巷望穿

盡頭便是天涯

汝可知？每次當我們回顧

在月下瞻望的還是守候的人

有人在黑暗的路上走至街燈下

是誰，在耳邊說了幾句話便成同路人？

是誰，隔着兩岸揮手互不相識？

水流處

遙遙的遠方

一聲胡茄，响在無人之處

這是一個多風的朝代

許多話題開始，以後

在不同的口中敘述便含有不同的意義

許多耳語，在心中默唸而耐人尋味

許多錯，錯了可以重悟

哀情多少？長夜的小路不再有人看月亮回家

在歌聲响起之處，夜半驚夢的人

發現自己在一條江上

像一條魚，在小舟航過的水中游唱

一遍又一遍，把整條江游成一人生之起點

以前唱過，如今唱得多遍底歌

也無更換格調的必要

悠游閒，一隻蜻蜓點水般把夢點醒

還沒有打開窗

便知道這是一個多風的朝代

一個路人，借問金陵長安何處去

而我深明瞭，我必沉睡過

在廟堂的鐘聲敲响之後

數過盛唐的星光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謝清

村魂之逝

晨光

是萬縷金紗

斜披在衆人早起的雙肩

再早起也是那種寂寂的

晨曦，鷄啼失鳴後

那種鄉土的純厚

已湮沒於

石灰的繁林

無蓬的攤子

枝桠着柱子迎接朝日

葉棵青葱的躺成新鮮的樣子

啾啾的鷄鵝絨成一簍嫩黃

碎冰的魚脞着不眠的眼

望着來來往往，日漸減少的買客

日子是怎麼了？

大街兩旁的屋宇

竟瘦露出空禿的樑柱

歲月終迫得街魂老去

晨裏的鞋拖

皆未全從昨夜的夢中醒來

緩慢的踏着街心每一根脉絡

而所有的叫賣都蒼老無聲

多種活動

在一個單純的靜寂中完成

碰臉時

都在詢問着將要遷去的地方

是怎麼個樣子

誰又會理會

兩旁屋宇的嘶喊着的

那一張張無言的口

田斯門 (Disman) 著
瓊瑜譯

不是自縊

■ 人物：亞當

女神（聲音）

■ 佈景：一堆疊着的書鋪滿了舞台，它的頂端在舞台中央；一根絞繩從舞台上伸下來，對着書疊的頂端。亞當坐在書疊頂端前的書上沉思，他面對着觀眾，閉着的眼睛向下。然後緩緩地把頭抬起直到向上仰朝。眼睛張開。慢慢低下頭來直到正視前方。然後再次低俯。

亞當：（以最緩慢的聲音。觀眾無法清楚聽聞。）

許多年了，我一直在等待。

許多年了，我一直在等待。

但你從不會，你從不會讓我聽到你的聲音，即使只是一回。

（向前觀望，但聲音依然不清楚。）

許多年了，我一直在等待。

許多年了，我一直在等待。但你從不會，你從不會，讓我看到你的臉孔，即使只是一

回。而我繼續等待。

許多年了，我一直在等待。

許多年了……

(這時觀眾才開始聽得清楚。聲音清脆而響亮。)

許多年了，我一直在等待你。但你從不會，你從不會讓我看到你的臉孔，即使只是一回。你從不會讓我聽到你的聲音，即使只是一回。而我每天都必須聽着自己的聲音。那已失去意義的聲音。那從不會在我的生命中給予我任何意義的聲音。

啊！……別干擾我。

我從不會有過有意義的思想；從不會有過有意義的感覺。我已遵從了你四分之一世紀了。但你從沒給过我絲毫意義。(躍起)

(疲憊地行着，一邊說話一邊凝視着絞繩上端。)許多年了，我一直在等待你。而你從不會讓我看到你的臉孔，即使只是一次。

(在另一個位置說話，一邊說一邊凝視着絞繩上端。)許多年了，我一直在等待。而你從不會讓我聽到你的聲音。而我必須繼續等待着。

日子一天又一天的過去。而我依然這般毫無改變，這空虛的生命也只得繼續下去，只得一天又一天的在這裏等待着。一直到許多年還是這樣。而我必須再等待到……：到什麼時候？我必須等待着到什麼時候？而我一定要繼續等待着嗎？這樣下去一直到什麼時候？

(尖聲哀叫)我必須等待到什麼時候？

(緩慢地)到什麼時候？

(爬上書堆，同時凝視絞繩。)

今天，今天我不要再等了。今天，(抓住絞繩)今天我將直接到你那兒去。我將由這根繩子到你那兒去。

我沒有自殺。這是我會見你底最後的努力。這是我唯一剩下的工作了。(突然間)嘿，別，別打擾我。這是我的事情。是誰請你到這兒來，吓？出去！出去！(拿起書想要向那隱不可見的人擲去。結果沒有擲出。)

噢，爸爸！

（亞當望着那隱不可見的爸爸進入。他聽着那隱不可見的爸爸瘖瘖地說話而感到興奮

並非我不信仰宗教，爸爸。並非我不要相信。看！看這叢書。這麼多書，竟沒有一本能
够答覆我的問題。

（亞當聽着爸爸說話。）

許多年了，我一直那麼虔誠。非但那問題沒有答案，反而更多的問題襲擊着我。

（那隱不可見的爸爸瘖瘖地說話）

我並沒有譴責那些信仰宗教的人，爸爸。相反的，我尊敬他們。而如果能够，我也想
成爲像他們那樣的人。

（那隱不可見的爸爸瘖瘖地說話）

不行。不行。許多年了，我已經在嘗試，但從不會有意義。

（那隱不可見的爸爸瘖瘖地說話）

我不知道。這正是使我迷惑的。爲什麼他們能够？爲什麼我不能？這正是使我迷惑的。

（那隱不可見的爸爸瘖瘖地說話）

不再有意義了，爸爸。

（那隱不可見的爸爸瘖瘖地說話）

我信仰上帝。誰說我不信。我相信。吓，這我是肯定的。而我從不會沒信仰過。因爲
我相信，所以才要這麼做。我相信這樣做我將會見他。

（那隱不可見的爸爸瘖瘖地說話）

嗯，爸爸你的話有什麼意義！墮落。地獄……它們對我有什麼意義？是的，或許那
些話對爸爸，對其他人是有意義的。但不是我。

（那隱不可見的爸爸瘖瘖地說話）

爸爸！對不起，爸爸。我只有採取這條路。

（那隱不可見的爸爸瘖瘖地說話）

這並不表示我已絕望。誰說我絕望？我爲什麼絕望？絕望對我的意義是什麼？生命不是我創造的；不是我要求的；不是我想要的，是上帝想要的；是上帝創造了所有的一切。而絕望對我的意義是什麼？從什麼絕望？這生命不是我的權利。而如果我未曾擁有任何意義，我不知道我爲什麼一定要生活。我爲什麼生活？在這空虛的生命裏我要做些什麼呢？

（那隱不見的爸爸瘡痍地說話）

（微笑或低笑）

再也沒有什麼是有意義的了，爸爸。爸爸，我請求你，求你別再干擾我。我已選擇了我自己的路，我認爲對自己有利益的路。而爸爸你擁有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相信那是對爸爸有益的。因此，爸爸你繼續你那充滿意義的生活吧，別因爲我而煩惱。我希望爸爸的路能使爸爸幸福愉快。爸爸！我請求你，離開這兒吧。我不要再任何人再來干擾我。

（在爸爸身後走着。當他回顧時發覺那隱不見的爸爸依然在那兒）

爸爸！我實實在在的請求你，離開這兒吧。

（那隱不見的爸爸瘡痍地說話）

沒有用了，爸爸。我自己已選擇了這道路，而爸爸自己也有爸爸那道路良好的路。因此我倆再說什麼都是沒有用了。再也沒有用了。離開這兒吧，爸爸！

爸爸！我以一個做兒子的所能對他的爸爸的最高敬意，再次請求你，離開這兒吧。

（於是那隱不見的爸爸步出）

（亞當發了一會兒呆。沉思着。然後爬上對着絞繩的書堆）

上帝！我不知道……（突然間亞當看到幾個隱不見的人到來）嘿……又來了……是誰請你們這些人到這兒來的，吓？出去！出去！（亞當一面把幾本書向他們擲去一面驅逐他們出去。然後他感到疲憊混和着微怒。）爲甚麼所有的人都要到來干擾我？

（他再次發呆。然後重新排列書籍。再次坐上去，面對着絞繩。）

上帝！我這行動是對還是錯，我也不知道。我選擇這行動因爲我不知道還有其他的行動能夠獲得祿賜予我的生命的意義。我珍惜祿惠賜予我的生命。我甚至喜愛一切祿所賜予我的。因爲我相信，祿把這一切賜予我是因爲祿對我的愛。

上帝……（突然間他看到隱不可見的女神在那兒出現）嘿！妳來這兒幹甚麼，吓？出去！離開這兒。（亞當稍爲滑跌）

那隱不可見的女神說：亞當！……

亞當：妳來做甚麼，女神？

那隱不可見的女神：我不知爲甚麼。我彷彿聽到我心中的聲音呼喚我到來。

亞當：妳來做甚麼？

女神：我覺得我必須到來。而我自己把自己帶到這兒。

亞當：但妳爲甚麼到來？我問妳爲甚麼？

女神：亞當！……其實，我是突然的，那麼突然的，我記起，在某個夜晚，某個寂靜的夜晚，我會對你說過……我想你還記得，某個夜晚我們互相會見，而在我耳邊悄悄地說，我給你日漸空虛而無意義的生命帶來了一些意義。我答道，我會永遠使你的生命有意義，只要你依然活着。這記憶，正是這記憶剛才突然進入我腦裏，於是我自然而然的把我自己帶到這兒來。

亞當：妳的目的，是要告訴我生命的意義？

女神：我這麼做是爲了誰呢？

亞當：然而妳爲甚麼要到來干擾我呢？

女神：因爲我相信你的話！我相信那個夜晚你在我耳邊悄悄地說的話。

亞當：那個夜晚我或許是以我所有的忠誠說話。

女神：現在呢？我不需要了嗎？

亞當：我是這樣感覺。妳不再需要了。

女神：但我感覺到我需要你。

亞當：爲了甚麼？這空虛的生命還有甚麼意義呢？

女神：亞當！是否我不再可能給你的生命帶來意義？說吧。說那個夜晚你在我耳邊悄悄地說的話都是謊言吧。

亞當：應該說的不是我，女神。是妳！應該是妳說那個夜晚妳在我耳邊悄悄地說的話都是謊

言。

女神：是的！你聽着！我將要說的是，沒有你的存在在我的存在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亞當：嗯，已經太遲了，女神，已經太遲了。已經太遲了，太遲到妳以前給予我的一點生命的意義也已失去意義了。

女神：你別那麼匆促，亞當。我們從不會遲到。

亞當：遲到不只謀殺了妳給予我的那一點點生命的意義，女神。它更已謀殺了這世上所有的意義。女神！說吧。妳有甚麼能給我的生命予意義的？妳有些甚麼呢？

女神：某些你所需要的。正如你有某些我所需要的。

亞當：（笑）

女神：你竟然笑，亞當！但我還記得。我還記得某個下午你對我述說的夢。在那夢中，你成爲一個失去生活目的，四處飄泊的流浪漢。而你無目的地飄流度日。有一天你遇見一個女人，她正被一羣人圍繞着。你步近那羣人。你得知他們正在聆聽那女人朗誦美麗的詩歌。你說，那女人的容貌與我相像。你走近那女人。你陶醉在她的詩和她詩中敘述的生活哲學。你被它吸引了。然後你說道：女人，我願成爲妳的隨從。而你問誰是那女人。那女人答道：我就是我而你就是你。然後你便從夢中驚醒。

亞當：沒有意義的夢。已失去意義的夢。

女神：我不知道那夢有沒有意義，但我還記得你剛才所說的。你說：爲甚麼我們之間一定要有隔離？爲甚麼我們是兩個？不是一個？

亞當：女神，我也記起妳的夢。我突然間記起了妳的夢。

女神：我的夢？

亞當：妳不記得以前妳曾向我述說的夢？

女神：還有意義的夢。

亞當：在那夢裏，妳說，在舞台上一起演戲過後，我們分離了。分離之後，我一直渴望了許多年，直到有一天妳成爲這世界的女皇，並突然間受邀請到一個島上，在那兒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正在做人類研究工作。妳說，妳遇到的那位偉大的藝術家就是我。但妳不

相信我還記得妳。妳又說，根據那個夢，當時我成爲一個受到女人崇拜的藝術家，被邀請到我的島上對一個女人來說是一種光榮。然而妳覺得有點討厭我的特性，當時好像一個花花公子型藝術家的特性。雖然如此，由於感覺完全錯了，妳還是來到我那宏大而華麗的別墅。而妳被帶到一間使妳非常驚奇的房間。因爲那間房間佈置得和我們以前一起演戲的舞台佈景一模一樣。在這裏，我等待着妳。而在這裏我呼喚妳的名字，根據我們演戲的角色底名字，我在妳的耳旁悄悄地說：我找了那麼久，或許妳便是我所尋找的。我再以聖潔的聲音在妳耳旁悄悄地說：我愛妳。妳聽後說，妳感到非常快樂。而在那快樂中，突然間我從夢中驚醒。

沒有絲毫意義的夢。

女神：直到現在還有意義的夢。直到現在還有意義的夢。

亞當：（沉靜）

女神：亞當！你聽到我的聲音嗎？直到現在還有意義的夢。

亞當：妳的聲音是甚麼意思？

女神：現在我來到了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處，在他的研究裏尋找真理。

亞當：嗯，偉大的藝術家！我還沒有成爲偉大的藝術家。

女神：誰說你還沒成爲偉大的藝術家？這個是一個藝術家的的工作？尋求真理？這個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的的工作嗎？

然而我自己未成爲女皇。也將不會成爲女皇。

亞當：女神！……誰說妳不是女皇？

女神：誰說我是女皇？

亞當：我，女神。是我說妳是一位女皇。女神皇后！女神皇后！……（快活的從書堆上跳下，要擁抱那隱不可見的女神。但不成，而僵住，啞了。）

女神：亞當！甚麼事？亞當？

亞當：（沉靜）

女神：爲甚麼你突然改變了？

亞當：（沉靜）

女神：亞當！

（寂靜了一會兒）

女神：亞當！你不爲我的到來而高興嗎？

亞當：我的到來。不是你的到來。我要問的是我的到來你的到來，你自己問吧。

女神：你的到來和我的到來在這裏有甚麼分別？

亞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高興也不知道悲哀。我甚麼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也已成爲無知。世界已成爲荒謬了。或者從遠古以前就已荒謬了。直到知道和無知不能分別爲止。自古以來真實與虛假不會被一致同意。我不知道我現在尋找什麼。人類的鬥爭沒有是有意義的。全部只是爲填補空虛的。而空的固定還是空的。不會填滿。

（寂靜了稍久。亞當凝視那隱不可見的女神。）

女神：那麼，你要做甚麼？

亞當：（接近那隱不可見的女神。貪婪的凝視她。）

女神：你在凝視甚麼？

亞當：（一直凝視着）

女神：亞當！你在凝視甚麼？

亞當：我凝視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我會見過你的眼睛像貪婪底醴醴的火；會燃燒我底心的眼睛；會使我眼睛關閉的眼睛。你的眼睛。我會看見天堂在你的眼睛。你的魔幻的、昏眩的、狡滑的、粗暴的、殘忍的、野蠻的、沒有絲毫意義的、痛苦的眼睛；是天堂的同時又是地獄的眼睛。無神的、憔悴的、飢餓的眼睛。火餘的眼、受傷的眼、沉靜的眼、悲傷的眼。海的、魚的、鳥的、獅子的、豺狼的、妓女的、石頭的眼睛。

女神：亞當！

亞當：你的眼睛。女神的眼睛。

女神：亞當！

亞當：我凝視你的眼睛。我凝視你的眼眉。我凝視你的額頭。我凝視你的頭髮。我凝視你的

頸項。我凝視妳的嘴唇。朝濕的嘴唇。色慾的嘴唇。
面具的唇。狗唇。蛇唇。蒼白的唇。下雨的唇。豬唇。鬼唇。

女神：亞當!!!你瘋了。你瘋了!.....

亞當：我瘋了？妳說我瘋了？是……我瘋了。我瘋狂而凝視妳的唇。我瘋了。我凝視妳的頰。我凝視妳的額。我凝視妳的胸。我凝視妳的腹。我凝視妳的腿我凝視妳的腰。我凝視妳的臀。我凝視……我凝視……我凝視女人。我凝視人類。我凝視世界。我凝視天堂。我凝視生活。我凝視地獄。我凝視我自己。我凝視我的外貌。我凝視我的臉孔。我凝視我的影子。我凝視我自己。我凝視……我瘋狂的凝視我自己。我凝視……我凝視……

女神：亞當！你明白嗎，亞當？你明白我說的那些話嗎？

亞當：妳的話不再是能够明白的。

女神：你太過疲憊了，亞當。你想想太多了。你需要休息。

亞當：我需要意義。意義！妳能給我意義嗎？能嗎？

女神：你現在需要休息。暫時休息。

亞當：我活了二十五年。我過了二十五年沒有意義的生活。妳叫我休息？爲了甚麼而休息？
從甚麼休息？

女神：從你那困擾的思想休息。

亞當：（逼近那隱不可見的女神，並再次凝視她。然後大笑。）

女神：（亞當的笑停止後）這生活充滿神秘感，亞當。你將不能揭開那神秘，因爲它被這樣地創造出來的。而因爲那種神秘感生活才這麼美好。

亞當：美好？這生活美好？

女神：對於你不美好嗎？

亞當：我不知道。美好與不美好之間是一樣的。沒有分別。（走近女神）妳也充滿神秘感？

女神：亞當，你知道到目前爲止我還是渴望着你？

亞當：（望向那隱不可見的女神登上書堆）妳渴望着我？

女神：我也渴望着上帝。

亞當：（望向書臺頂端的女神）妳渴望上帝。
女神：我也渴望意義。

（絞繩開始緩緩的移動）

我渴望永恆。

我渴望我自己的另一部份。

我渴望我自己的另一部份。

（絞繩向上消失）

亞當：（愕然地看着絞繩和隱不可見的女神搖動着並向上消失）

女神！

女神！

那是妳嗎？

那是妳嗎，女神？

女神！

或者是我在做夢？

還是我看見奇蹟？

還是我看見女神？

（亞當在書堆的上面，對着絞繩的下端，仰首向上望。空虛。他坐在這裏，隱蔽在觀眾的視線外。過了一會兒，可見到他的手指，然後是他的手，從書堆後緩緩露出。他再度站立起來）。

哈，奇怪的！

（亞當目瞪口呆。沉思。然後突然間好像想起一件事。他翻開書堆尋找着一本書。翻來翻去最後終於找到了。當他找書時，那絞繩復再緩緩地伸下。亞當打開那書，找到所要的一頁。默讀。突然表示反感，不高興騎到那隱不可見的人的說話。）

不，不，不，不。你只會說。但你不了解我。

（那隱不可見的人瘖瘖地說話）

我自己不了解我自己。因此我要自縊。不，不。不是，不是自縊。我不是自縊。我，我要見祂。我要見上帝。只有上帝了解這生活的意義；只有上帝了解一切的意義。

（那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話）

這根據你的信仰。而你不管其他大部份人類的命運。

（那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話）

上帝不是殘暴的，上帝是公正的。有愛心的、慈祥的。上帝創造萬物是因爲愛。因爲祂愛萬物。

（那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話）

哈，這意思是說上帝殘忍。上帝根據你的信仰而殘暴。爲甚麼祂要使人類痛苦呢？爲甚麼？

（那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話）

誰說人類不道德？誰說人類頑固？那有人類要進入地獄的啊？你嗎？

（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話）

不。不。我不信仰那冷酷無情的上帝。上帝是公正的。上帝不壓迫任何人的生活。上帝不壓迫任何東西的生存。上帝愛萬物，萬物是上帝的寵物。

（那隱不可見的人不瘡癩地說話）

上帝創造萬物。如果祂不愛爲甚麼祂要創造出來？

（那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話）

是的，我相信上帝愛我。我相信上帝也愛你，我相信上帝愛萬物。

（那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話）

我要見上帝。

（那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話）

爲甚麼？因爲我相信只有上帝才了解祂的一切。

（那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話）

難題就在這兒。我要意義。我感覺我的生活非常空虛。沒有一點是有意義的。如果我不

瞭解爲了甚麼，爲甚麼我生存？

（那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了好一會。亞當聽了感覺苦澀）
不。不。不。你別再提起那件事。（生氣）出去！出去！

（那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話）
够了！我不要再聽了。你別再干擾我。出去。出去。

（那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話）
嘿！你以爲能改變我的立場。你以爲你重提那筆陳年舊事就能責難我的立場。吓，說說。說你要說的話。

（那隱不可見的人瘡癩地說話）
完了嗎？吓，出去。我沒有甚麼事情與你有關。出去！

（拿起書要擲向那人）要出去嗎？我說出去！出去！（一直用書擲向那人直到他出去）
（然後亞當再次整理書本，疊到它高向絞繩。整理完畢後他也面對絞繩。）上帝！祢了解我爲甚麼要這樣做的。我的目的不是要逃避痛苦的生活。我相信祢很瞭解。只要我瞭解生活的意義我就能够面對一切。我渴望意義，上帝。我要瞭解我自己的真理，生存在這世界上的真理。上帝，只有祢瞭解。只有祢瞭解……

（當亞當似乎真的要上吊自縊時，他聽見女神叫喚他的聲音。）

女神：亞當！

亞當：（驚愕，望向那隱不可見的女神）

女神？

女神？

或者……或者是妳降回呢？

女神：（她的聲音和剛才那女神的不同，但亞當沒有辨別出來）亞當！

亞當：妳是降回的嗎？

女神：亞當。你在說些甚麼呢？

亞當：妳，妳，是……是向上升並和我的絞繩一同消失的女神嗎？

女神：同絞繩消失？你在說些甚麼，亞當？

亞當：妳自己也不明白。

女神：亞當，你要那絞繩做甚麼？

亞當：女神，剛才誰拉妳上去的？

女神：拉我上去？

亞當：剛才。妳剛才不是同這絞繩一齊上去的嗎？

女神：我不明白，亞當。我幾時上去過？

亞當：剛剛。如果不是妳是誰？

女神：我不是剛剛才進來這裏的嗎？

亞當：而一下子之後妳將上升並和這絞繩一起消失？

女神：上去那裏，亞當？

亞當：剛才妳上去那裏？

女神：剛才？剛才我乘「的士」來這裏。

亞當：不是乘「的士」來這裏。乘這繩子。剛才妳乘這繩子去那裏？

女神：亞當！我剛剛才抵達這裏並且剛剛才進來這裏的。

亞當：那剛才那個不是妳？

女神：剛才那個去了那裏？

亞當：（這才發覺女神的聲音的不同）噢，是，妳的聲音……妳的聲音和剛才那女神的不同

。妳……妳才是真正的天神？

女神：我不明白，亞當。真正的女神，剛才那個女神。

亞當：噢，既然如此……妳到這裏來做甚麼？

女神：但我還是不明白。剛才你在說些甚麼？

亞當：妳到這裏來做甚麼？

女神：之前有別的女神到來過嗎？

亞當：妳到這裏來做甚麼？

女神？（沉默了一會）我走了。

亞當：（看着那隱不可見的女神跨步離去。但女神停步並回頭凝視他）妳在凝視甚麼？

女神：（聲音和起初的一樣）我凝視我自己。

亞當：吓？妳的聲音又變了？再來一次妳試試重複一遍。

女神：我凝視我自己。

亞當：是，妳的聲音，妳的聲音和剛才那個女神的一樣。再來一次，重複一遍。

女神：我凝視我自己。

亞當：是，現在我才記起。妳的聲音和剛才那女神的一樣，也像一個……的女人的聲音。妳

，妳到底是誰？

女神：妳不認識我？

亞當：好，算我認識妳吧。但，實際上，妳是誰呢？

女神：我就是我而你就是你。

（亞當目瞪口呆了片刻，然後慢慢的坐在那兒，坐在書上。）

後記：在這劇裏，沒有露面的人物都以幻燈光射在舞台上的牆壁。這光線的移動代表人物在移動。這意念來自依斯邁·達哈曼（Ismail Dahaman），他是本劇初演時的燈光設計者。

此劇會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在吉隆坡的市政廳上演，導演為田斯門，監製為哈斯隆·哈倫（Hasrom Haron）演員如下：亞當——田斯門，女神（聲音）——Zuhara Jamaluddin Raudah Aziz。

●譯按

『不是自縊』開頭有點S畢克的『等待果陀』的味道。在形式上屬於荒謬劇（Absurd Drama）。劇裏對宗教，人的存在困境提出探索。主角名叫亞當，當然是有意義的。本劇原刊『文學』月刊一九七六年四月號。

第四十九屆

對於花邊新聞，我一向是十分感興趣的。因此當各大報章報導今年奧斯卡頒獎的時候，並沒有特別提起麗蓮海敏，我覺得非常失望。當晚刀司儀之一珍芳達，正在拍一部傳記電影，叫做「茉莉亞」，芳達在戲裏飾演海敏。極可能因為如此，才請到她老太太來，甄賈一齊上鏡，可惜一番苦心，沒有多少人知道。

海敏當年名列黑名單，今次安排她在最矚目的盛典中出現，而且是該晚唯一得站立禮者，是好萊塢表示自己心胸廣闊，思想進步的又一舉動。當年芳達得獎，前年英格烈褒曼拿最佳女配角，都是好萊塢說抱歉的方式。誠意多高，是不得而知了，許多人就恨它這種假情假義。不過知錯能改，也只好算是好的罷。

說起英格烈褒曼，不禁想起某年星馬一份華文報章說她和英瑪褒曼「兩夫妻一同任康城評判員」，笑到如今。新近傳說兩個褒曼可能合作一片，英格烈和麗芙奧曼分飾母女，當然英瑪是導演，希望成事。奧曼今次以「面對面」提名最佳女主角，我以為必得，這其實也是好萊塢的「對暗住」，因為前年拒絕提她，說「姻緣記」是電視片，取消資格，引來極大的攻擊。而且奧曼現在紐約演舞台劇，「姻緣記」在電視正式以完整姿態與觀眾見面，又出

了本自傳，佳評如潮，宣傳做得很好。不想金像獎還是讓菲丹娜蕙得了。我也喜歡丹娜蕙，但是當晚奧曼攜女出席，對於小孩子，這也是打擊罷，我是非常婆媽的，於是一廂情願過意不去了一陣。

這屆得獎名單的冷門固然多，最使人不高興的是應該提而沒被提的名字。譬如「的士司機」導演史葛錫西，「歸於榮耀」導演殊比和演員大衛卡拉甸，「總統手下」演員羅拔列福與達斯汀荷夫曼，「星海浮沉」演員芭芭拉史翠珊，提名公佈之前都是熱門。荷夫曼在「馬拉松人」也好評，他去年「口不擇言」得罪了好萊塢，其實他和列福在「總統手下」的演出真是一流。史女士更加莫名其妙，且不論演得如何，好萊塢是存心刺她眼眉跟她過不去，一點面都不給她。她卻一反常態，不動聲色跑去唱「長青」，「你承不承認我都一於以大明星姿態出現」。「長青」得最佳主題歌是今屆唯一可以預測到的，最佳外國片大熱門「表哥表妹」和「七大美人」敗給「彩色黑白片」，意外得很。「阿石」拿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我也驚奇。導演獎是珍摩露頒的，這其中也有一段古：摩露最近結婚，嫁給美國導演威廉費肯（今屆奧斯卡電視監製），當然還有以前的奧爾遜威爾斯，「最佳導演」，好萊塢狂往自己臉上貼金之謂也。

說出來你不信，該晚紳士淑女打仔名婦群中，打扮得最貼切動人的是……秦姐奧紐！不知道幕後主持人是誰，她的髮型化粧以至服裝都是一流大師的手筆，嘆為觀止。接着有麗英奧曼，菲丹娜蕙。丹娜蕙我一個朋友說是「岩岩洗完頭冇梳」，鬆亂可知。難得的是向以「性格」取勝的艾倫蜜絲汀和露惹斯法芍，這次都容光煥發，雖非絕艷，也屬可人。

最後提提彼得芬治罷。我是喜歡狄尼路多於眾人的，芬治成了第一個去世後得獎的演員。以往占士甸死後提了兩次都落選，史賓沙崔斯演「誰來晚餐」的一年也沒得，不過將最佳女主角給凱特玲赫賓，算一番心意，經濟實惠。然而將人家芬治的寡婦請上台去哭哭啼啼，真低級趣味，效果比起去年法芍手語父母的真情流露，差得遠矣。

黃昏

一 鼠屍

他提着一個包得不整齊的報紙小裹子，走在黃昏的敞寬的紅土路。報紙包裹由一條紅色尼龍繩網紮住，乍看來還似肉販包的瘦肉，但那條鼠尾巴從紙筒的一端伸露出外，使人馬上聯想到那醜陋將腐的死鼠。

紅土路嵌接在橫行的柏油大道，形成一個羅馬字母「丁」。與柏油大道並肩平行的是一條低陷的水溝，也是鼠屍葬身的地方。

這鼠已是第三隻了。

他只要稍用一點人類的奸詐，就可把愚不可及的老鼠誘入鉛網鐵籠。第一隻鼠死得簡單，不幾分鐘就溺斃了。第二隻鼠他接受嫂嫂的建議，用烈日晒死。然而，牠死得可怖，由急驟的喘息至停止呼吸，熱得舉丸都脫露體外。嫂嫂的意見够狠辣，叫一隻膚色只屬於黑夜的老鼠，飲那牠禁忌的陽光，是何其殘酷的事。他未免憐憫起衆鼠來：覓食本是生物的本性，爲何要冠以連鼠都不解其意的偷竊罪名。人類是最自私的動物，若誰敢惹他生氣他就要它鑽入土中，然後還擦擦掌心，倨傲的以萬物之靈的口氣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嘿！——」

他是人，就得拗執那點自私，再次置上鐵籠。他不再讓鼠嘗那刺眼的日光，只將它解決在水內。

他提着一個包得不整齊的報紙小裹子，走在黃昏的敞寬的紅土路。

二 蒼老的溝

他臨溝佇立。黃昏的陽光隨風撲來。

蒼老的水溝迴映他綠色的童年。小學至中學，在溝旁守待巴士，總免不了多看水溝幾眼，也許會因一群嬉水的泥鰍而欣悅，或因一條花身水蛇而驚恐。

現在是二月大熱天，溝水濁若濃茶，逐漸逐漸往下澆去，可樂了水蘊和荻草，放肆的往下蔓延，荻草還可半身入水，半身指天，水蘊高興起來也會打幾個淡紫色的濶嘴花。再不下雨，溝水就會萎縮而乾涸，太陽再兇兇一曝，溝土就裂出龜紋。小時候的他，還有哥哥，就在乾裂的土溝上，抱起一塊一塊的剝土，三兩塊就塞滿一畚箕，待父親持着扁担來，每回兩畚箕的挑回家園，把低窪的土地填平，植出來的菓樹總是肥碩壯茁。

溝水看來是停滯不動，但那游移的點點浮萍又顯示它在緩緩的流，不聲不響的。記憶中，浮萍只是篩來餵鴨兒的。現在他才曉得浮萍有它遺傳的不屈骨氣，令人折服。每棵生命貧乏得只有一點向陽的綠葉，撒下一線探水的細根，却從不像蘑菇一般寄賴他人。青色的生命啊！

他擁在懷中的，是他數年前苦苦祈求的。父母羽翼式的呵護，他與愛人燃燒的情懷，圍在他身上織成一襲綿襖，冬天都不覺。而進入書齋的拱門後，無異替綿襖刺龍繡鳳，叫人看了幾分羨慕，反給自己添了一份淡淡的哀愁，隨着一切欲望的滿足而臨。豐了衣，却失去肉身的體香，還有那敏感的皮膚，那是淡淡的哀愁。

他臨溝佇立。黃昏的陽光隨風撲來。

風屍仍是裹在舊報紙內，吊在他的食指上。他的手輕輕一甩，紙包裹就滾入草叢底下，隱沒了。隱沒了他的童年少年。

三 死亡的馬路

囉哩疾馳而過，捲起丈來高的紅色土塵，括得他轉過臉去眯起眼睜：好個乾燥的天氣。土塵息落後，他始見到紅土路上有個一歲剛出的女娃兒，笑着朝他走來。矮矮胖胖的身子，如飽風的汽球，揮着短短的手脚，走起路來一顛一顛，活像一隻跑步的企鵝。黃昏的風抹着她雲般的柔髮，拭着她血紅色的短衣短褲。莫說風，誰見了這可愛死人的小孩，都會伸出雙手，欠身抱起，在她暈紅的嫩頰上，親了又親。

那是他的姪女，來到這世上一年多，樣樣都學會了。會跑會叫會擠鬼臉，會趕雞鴨，還會學老伯母弓身背手走路，却除了叫聲媽外偏偏話都不學說一句。她每日東走西走，東摸西摸。有時摸到不該摸的東西，觸怒了忙碌的嫂嫂，哎細膩的小腿莫明的受大手掌幾下拍打，頓時哭得小嘴合不攏來。每句哭聲都似發着無字的疑問：為什麼那麼好玩的水玩不得？為什麼閃閃的刀了不可以拿？為什麼我不餓時又偏偏要我吃？為什麼連撒尿都不可以？……

姪女帶着笑從容的一步一步朝他走去，可把他唬楞了：隔着姪女的是一條死亡的馬路啊！車輛川行如箭，不小心犯着了就要鮮血如泉、骨碎肉分，引來如蠅的人群，記者那捉狹的攝影機，如鬼號的警笛。

他如被阻墮的聲音嘶出沙啞的喝聲：「回去！快快回去！快！」他姪女見到他的怪模樣，喜極了，停下來仿倣他，握着小拳跺着脚，長着脖子向他呼着：「嗚！嗚！」然後又笑出僅僅四隻的門牙，向他奔去。

他躊躇着，似乎只有兩項抉擇：在死神的槍矛下跑向姪女，抑或讓嬌弱無力的姪女向死神搏鬥。以前，他有個荒謬的疑惑：人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最終目的是否是自我的？現在只有靠自己來挑破這繆論。

不知是哪堆可惡的雲掩蔽了慈藹的大太陽，讓天地無助的被陰雲吞噬去，每根草每株樹忽然蕭殺無比。

姪女的一隻皙白的小脚跨上烏黑的柏油路，脚腕的銀玲發出清脆且輕微的一聲「叮冬」。皙白的小脚顯得愈皙白，烏黑的馬路顯得更烏黑。

四 金色的黃昏

那團雲堆不知幾時被大太陽撥開，而每片雲絲都被鑲上金邊，連柳樹都揮着金光，而不善舞的禿柳也不禁遲鈍的擺腰。黃昏的鴨群不知如何表現自己，只好叫着：「鴨鴨。鴨鴨。」

金色的黃昏。

他抱着姪女，相視而笑。姪女的兔齒。老天的慧眼又靈又敏，剛剛睜見姪女步入馬路，繁忙的街道馬上遏息，車輛都不知疏到何處去。

金黃色的黃昏。

「餓了哦？」

姪女似懂非懂。

· 稿於丁巳年元宵 ·

葉 嘯

秋 吉 律

整個夜在沸騰呢。一如燒滾的油鍋，簌簌在響。炎炎日午過後，古老建築物上的燕糞早已焦乾。車笛碎碎，嚇得愛妻得把搖籃輕輕搖幌，哄着：快快睡啊快快睡，棠兒可別驚醒。

人群爭先恐後，祇不過爲了追逐巴士車噴出的烏煙，我們活着，就必須將臍帶給遺忘

像昨夜一樣，百貨公司裏的售貨女郎，忙着摺疊一件一件的恤衫，如記憶中的臉，深深淺淺。

門市部售賣內衣褲的小伙子，不時抬頭窺望行人天橋下乍洩的春光。這麼卑賤，猶如年少的自己躲在廁裏打手槍，一大塊的污垢，怎洗得淨？

始終忘不了樓下的印度老人，雙腳直伸，在五脚基直橫躺，白天和夜晚都快燃盡了，怎照不亮他的身軀？我不相信，却還是一片茫然！

窄窄的黑巷，有太多貪婪的眼睛，左看、右看。祇爲了按捺不住的慾念，聊把腳下的泥土踩個稀爛稀爛，

沸騰後的夜，滿地灰燼，秋吉律殘喘於嫵媚的餘燻，瞪着茫茫的目光……………

馬來文學作品譯介

Azizi Hj. Abdullah 作

綠洲譯

煙草與煙絲盒

原文作者簡介：阿滋滋·哈芝·阿都拉于一九四二年誕生於吉打州瓜拉姆拉城的武吉墨炎（Bukit Meriam）。在修完小學教育後，又進入北海角頭的一間宗教中學就讀，考獲大馬教育文憑，目前在居林的東姑阿都馬力國民學校當宗教教師。亞滋滋自從一九五六年就開始熱衷寫作、範圍極廣，計有詩歌、舞台劇、電視與電台廣播劇本、評論、短篇小說等。在推動寫作人協會的活動方面，他是個活躍的份子。其作品遍見於我國各報章和雜誌，可算是多產作家。在一九七一年，其小說集「黃昏隱去之前」（Sebelum Senja Berakhir）曾贏得該年的文學獎；此外，以後幾年得獎的作品有：Jerat Sudah Mengena（'72），Latifah Rabbaniyah（'73），Bapa（'74），Kipas Angin，Bibit Cinta，Wau Kepala Bulan（'75）。

當父親接到其寄來的信時，他很想擁抱和親吻母親那滿是繡紋的臉頰。

「什麼？」母親疑惑地問道。她放下持握了好久的春柁葉器。臉上的繡紋一層層地顯現出來。

「他說些什麼？」母親又問道。父親露齒而笑，他感到不好意思去吻那佈滿繡紋的臉頰。母親更覺得驚奇，他平時不是這樣的。通常如果有收到其的信，當他看完後，馬上又拿

起書本來閱讀，不會把信中的內容告訴母親的。

而母親也深明大義，她知道父親對書本就像中了魔似的。如果一天不動到書本，就好像沒有吃飯一樣。有時候母親也感到厭惡，當他從城裏回來時，除了書本和報紙以外，別的東西都不買。母親實在不明白看書有什麼好處。

「其其寄來的信？」母親再次問道。

父親點點頭。快樂的光采從他那蒼老的容貌上顯現出來。佝僂瘦削的身體彷彿變得魁偉頑壯。

「其其進了大學。」父親說。

母親一點也不覺得驚奇。她不知道大學是什麼意思，這字眼的意義在她腦海中是太遙遠了，她只知道其其在當教師。

對於母親的愚昧，父親感到要大喊起來。兒子不必考高級學校文憑而能進入大學，真是鴻運當頭。可是，讓她不明白也好，只要她能分享父親的快樂。

當母親不再感到有什麼不對勁時，父親於是站起來，然後躺在扁平的棉花床褥上。佝僂瘦削的軀體就像那扁平的床褥一樣。他疊了兩粒枕頭，跟着翻閱那本兩星期前從其家裏拿回來的「Abyaluniddin」。

可是父親的思想無法集中在書本上，有某一件事在擾亂他的思潮。父親突然記起其其在信中的附言：爸，在這大學裏有圖書館，藏着成千上萬的書本，有英文書，有馬來書。要是您能到這裏來閱讀，您將會感到多麼的高興。

這幾句話對父親來說好像是一項挑戰。他感覺到自己的知識還是一無所有，感到自己的腦海裏尚未充滿閱讀的資料。這麼久以來，有時一個月三本，有時兩本買回來閱讀的書，依然覺得不足夠；這些書在看完後被其其拿去存放在一個特別的書櫥裏。看來他還有很多書沒有讀到，沒有買到，甚至沒有聽過它的書名。

在父親的腦海中，他無法想像得到圖書館的樣子，無法想像得出那麼多書怎樣去排列，也不知道那些書有多厚。

父親起身，然後盤膝坐着。在左邊，那些看過的書參差的被母親排列着；在右邊，也有

他重複看過的書本，全樣是雜亂堆積着。

「那些書本散亂不堪，又不給我收在櫥裏。去買糖和咖啡不是更有好處？」由於太過厭煩收拾書本，母親有時會這麼抱怨說。更甚的是，早上才收拾好來，到了晚上父親偏偏要找某一本書。最令人人生氣的，一些很陳舊的書也要找來閱讀。

實在的！對母親來說，下午的時間最好到田地裏去清除垃圾，把它堆積起來焚燒。如果已年老無力，隨便除一些雜草也好。晚上的時候誦讀「耶新」（即可蘭經第三十七章）。更奇怪的是，其其本身也對父親的熱誠與勤力閱讀，感到驚嘆。只要一見到書本，他就會立刻拿來翻閱。

奇怪！父親的閱讀時間是沒有一定的。大清早在祈禱過後，捲了兩支煙草，他馬上坐在大門前閱讀。中午時候在看書。晚上也在看書。有時如果遇到有人去世，被叫去作禱告，或是其他的工作，父親將會很勉強的把書本合起來，歎息一聲，跟着把那頁尚未看完的書摺起來。

其其實在感到驚異不已。根據最近的比較，父親的閱讀速度比他快。只是有一點不大好的地方，那些看過的書，父親不懂得去排列和收存。幸虧其其知道父親這個缺點，他買了一個櫥來收藏；過後其其有了工作，他把那些書帶回去好好保管。

在廚房裏傳來母親烹煮的聲音，它的味道刺激着父親的鼻子。可是父親卻沒有胃口。在他的腦海中，無法想像得到其其在大學的情形，也無法想像得出其其如何面對圖書館裏藏有的千百萬冊書籍。

最後父親拿了一支原子筆，一張紙，隨那斜躺着書寫。父親寫得並不長，這也是他時常寫給其其的習慣。

——吾兒，希望你進步成功。感謝上蒼你能進入大學。在這裏我想知道，所謂理料大學是否只教理料的課程？帶我到大學的圖書館去吧，我希望看一看那些書，也想閱讀它。末了，謹寄上你父母的問候。

那封信被好好地摺起來，放進藍色信封，然後以舌頭舐了舐。他又用力壓了壓信封，好讓裏面放進十塊錢。

「不吃飯嗎？」母親搖著頭問道，當她看到父親在穿上衣和紗褲。

「我要到城裏去。」父親說，他手中有一個藍信封。

母親知道這個。如果不是要買報紙，一定是要去寄信。有可能是要回覆其其的信。

而母親也早已知道，父親跟別人是不同的，如果剛好想到要去那裏，他就不管飯菜是否已準備好或是正在準備。母親也不想去理會他。

父親在路邊等巴士車。那藍色的信封沒有放進口袋裏。每一個經過的人都問他要去那裏，父親總是回答說要到城裏去寄信。從他那蒼老的面容上顯出高興的表情。瘦削的身軀顯得輕飄飄的，好像要告訴每一個詢問的人，他的兒子其其進了大學。其其進入大學是不必考什麼高級文憑的。

當巴士車來的時候，父親舉起手來阻擋，那封信也握在手中。上了巴士坐定後，信還是在手中。父親好像要展示給剪票員，其他搭客或是任何人，他手中信封上的通訊處是大學的地址。其其進了大學，可以讀很多書。最後父親好像要告訴任何人，再過兩三天，他也同樣可以讀到很多書。

過了三天，其其突然回來了。母親張開笑口迎接他。父親在田裏還沒回來。母親感到驚奇，因為其其這次回來穿的是印有圖案的T恤。

「爸到那裏去了？」其其問道，他一邊翻弄着散落在父親睡床旁的書本。

「你的父親越老越離不了書本。」母親嘀咕着。她蹲坐在面邊，好像要迎接父親等會兒回來。

「爸到那裏去了？」其其再次問道，他好像有點不耐煩，要告訴她這次回來是因為打算帶父親到圖書館去。

可是，母親似乎不理會他的詢問。一邊把板椰籽塞進竹筒裏，她又說：「聽你的父親說，你已經不做工了。」

「我進了大學。」

「你……你的妻兒要吃些什麼？」

其其感到厭惡要多加解釋。對母親來說，大學的意義可能要解釋一整天才會明白。無薪

假期和教育部的獎學金，這些話對母親只是多費唇舌而已。

當其其不給予任何答覆，母親也不覺得怎樣。她轉向別的事件去，偶爾也會伸頭探望，看看父親是否已經從田裏回來。太陽已升高了，她心裏也焦急，人老了總是沒有力氣長久做工。

其其看到那些散落在睡床邊的書本，心裏也覺得好笑。父親好像中了書魔似的，有一兩本書剛買回來不久，看來却好像已經看了很多遍。其其覺得奇怪的是，父親躺着也可看書，並且吸着煙草。其其却不能這樣做，每次頭放在枕頭上，也就表示眼睛很快會合起來，書也看不了幾頁。然而，父親却不相同，吸着一支又一支的煙草，他可以閱讀好幾頁的書，直到很久也是這樣。中午時分父親可以讀書。午禱過後，父親可以讀書。做完傍晚的祈禱，父親可以讀書。清晨，以煙草當早餐，父親也照讀不誤。

好像聽到父親置放巴冷刀在地上的聲音，母親似乎不想告訴其其，他父親已經回來了。她蹲踞着以手支頤，嘴裏細嚼着板椰糕葉。

「爸已經回來了？」

母親出神地望着父親佝偻的身軀，對其其的詢問不予回答。其其於是站起來，呵，父親真的回來了。不過不要緊，讓父親先沖涼和休息一下吧。

在做完中午的祈禱禮後，父親看來掩不住心裏的高興，總是微笑着。母親覺得奇怪。父親從來沒有這樣微笑的。當母親追問時，他立刻回答：「今天下午我要跟着其其。」

「到那裏？」

「要去大學。」

母親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對母親來說，要進大學不知是否和進戲院一樣。當父親說可能兩天不會回來，她也不擔憂，年老時的分離不會給予任何掛慮。

「爸要去讀書。」其其告訴母親說。

母親只是撇嘴而已。她不反對看書，只是感到非常厭惡。

下午三點多，父親和其其在路旁等巴士車。父親只穿着紗箱和前面不開胸的衣服。這件新衣是母親剛剛爲他燙的。黑色宋谷帽，只是旁邊抽了幾條線。在等候巴士到來的當兒，父

顰鼓動着雙頰努力抽吸煙草。

母親站在門外看看父親，面帶愁容，好像要分離四個月的樣子。偶爾抓抓頭上的虱子，却拔出灰白的頭髮。她對要去板城的父親沒有任何吩咐，除了買青芽蕉。

當巴士車來了之後，父親還記着其其的叮囑。如果進了圖書館，煙草是不准吸的。父親看來有點不安。對父親來說，如果看書時不抽煙草，就好像吃了糯米飯後看書一樣難受。很快就會打瞌睡的。其其又再吩咐，那些書是不能帶回的；如果非帶回不可，期限也只是一星期而已。父親對這些都點頭，表示明白。

到了第二天，靠着其其的推荐，父親進了大學。其實並不是什麼推荐，其其只是對守門員說，父親進去要辦點事情。當父親見到了大學校園內的情形，猶如劉佬佬進大觀園那樣驚嘆不已。高低不平的山坡，青翠的草地，濃蔭處處，地方清潔。有郵政局、銀行、餐館以及一排排的汽車。更使父親感到奇怪的是，所有的建築物都不寫名字，全部只用號碼。圖書館在那裏？父親心裏暗自問道。

在走進去的途中，有很多大學生看到一個老人跟隨着其其，都投以驚奇的眼光。這麼老了還要讀書？這老人還有耐心去聽講？

雖然其其有感覺到別的大學生都以奇異的眼光向他們投射，他却不加理會，相反的，他感到很驕傲。這就是我的父親，這就是我沉默的老人，他比你們讀過更多的書。其其感到要向他這樣說，如果給予機會，他也想在「演說者一角」向眾人宣告這件事。

在還沒上課之前，其其已帶着父親去了圖書館。

甫一踏入裏面，父親猶如離群之鳥，這裏看看，那邊摸摸；一排排的書架，排列整齊的書本，都使他驚異不已。有些書比可蘭經還要厚。父親對這些書的興奮心情，無法形容；他只覺得要把它全部抱在懷裏，一齊帶回家去。

當其其留下父親一個人時，他一點也不覺得孤獨。他隨手拿了一本，跟着就翻閱起來，好像母親陪伴在旁邊。大約有十五分鐘，父親似乎做事身不由主，拿着這本書，却覺得要讀另外一本；當看着另外一本書時，又覺得其他的更好。有兩三個坐在父親後面的大學生，看到父親驚慌失措，手忙腳亂的情況，各自無法集中精神看書。

父親把煙草和煙絲盒放在桌旁，他嘗試遵守「不准吸煙」的規則。就讓煙絲盒和煙草做個託人，看他多麼用心的讀書。如果不能忍受煙癮的發呼，他將拿一點煙絲放在口中咀嚼。

突然間父親驚醒過來，面對這成千上萬的書本，不是一兩天能讀得完的，也不是一個月，或是一年。然而，父親也沒有心意要閱讀全部書本，他只想選一些好的而已。

最後父親拿了一本厚書，但是不像可蘭經那麼厚。父親翻看着那本書的名字，奇怪！這本書在書店裏他從來沒有見過，在「新書介紹」的廣告中也沒有看到。父親心中想道，這本書在任何書店都沒有賣，這就是它吸引人的地萬。

父親馬上坐下來，煙草與煙絲盒被擱置在一旁，他一頁一頁地翻閱着。啊，它的內容真吸引人！書中闡述一些父親從未讀過的教義。父親突然想到，如果拿這本書來研究，然後和家裏的可蘭經相比較，那是多爽快的一件事。

第一頁又被翻弄過來，父親嘗試很小心的從頭慢慢看起。冷氣機的寒氣好像鄉下田裏清晨的空氣一樣清涼。父親把襯衫上最後一粒鈕扣好，雙手夾在腋下，寒氣總算驅除了不少。

希望其其現在不會來，三頁書還未看完。在他還沒來之前，要看完十頁書，而至少要記得三頁的內容。圓邊的老花眼鏡被稍為向上調整一下。父親繼續集中精神閱讀。充實的內容多麼吸引人。它的教義別有見地，但父親不會受到影響。可蘭經是比較好的。

父親突然想到其其的吩咐，這些書是不能帶出去的。而沒有借書証的人，是不能借書的。如果要通過朋友來借，期限也只是一個星期而已，過了就得退還。

父親突然停下閱讀。他腦海裏浮現了一個問題：怎樣才能得到這本書？在書店裏又沒有賣；向圖書館借嗎，只閱讀一星期當然記不得什麼內容。如果要在這冷氣的房裏閱讀，也吸收不了多少。沒有煙草，那裏看得下書？如果坐在椅子上看書，那裏會記得多少？在父親的一生中，所謂閱讀就必須把頭放在枕頭上。如果叫其其帶回去，一定不被批准；就算當局通融，也只是一個禮拜而已，要做研究或是比較，可不是一兩天能做好的。

父親轉頭向後看，有三四個大學生在埋頭苦讀，左邊和右邊的人也是這樣。於是，父親站起來，走進一條通道，隱蔽在書架後，沒有人能看到他，父親也無法看到任何人，一排排

的書架好像牆壁把他保護着。

父親解開他的紗籠，把這本書塞進裏面，然後纏在腰間。馬來長衫被調整了一下，低頭看看，嘩，沒有任何異樣。父親嘗試走了兩三步，也沒什麼不同。很明顯的，這計劃是成功的。等下若無其事的走出去，守門員一定不會發覺。

最好現在出去，不必等其了；如果要等他，最好在外面籬芭門口。只要到了外面，一切就安全了。在外面，別人就無可奈何了。心裏有了這個念頭，父親於是冷靜的邁開步伐。來到了門口，那個年輕的管理員望着父親。父親微微笑，但心却跳得很厲害。管理員點點頭；父親也點頭，表示要離開。管理員看到這老人也進圖書館，再次微笑以表敬意。父親點點頭感謝他。心跳是那樣的劇烈。可是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父親摸摸胸口，宛如卸下一塊大石。感謝上蒼，一切平安。

父親的步伐紛亂。讓其到圖書館去找吧，如果找不到，他一定會出來外面看看。紗籠裏的東西必須好好照顧。父親有意忘記這樣的偷竊行為是錯的。偷書不是賊吧？

由於道路傾斜，本來已經快速的步伐，現在更加快了。那些步行而過的大學生，看到父親匆忙的模樣，只有微笑。可是父親不去理會他們，最重要的是紗籠要照顧好來。

突然間，父親的心跳又加劇了，還有十碼左右就接近籬芭門口，父親看到守門員正在握着聽筒，並一邊注視父親的行動。現在已沒有別條路了，到那裏去呢？心中暗自祈求上蒼保佑，父親裝着若無其事的向前走去。假裝着沒有什麼事情。

「老伯伯。」看到父親已經走近了，守衛突然叫他。

父親停下脚步，臉色變得蒼白。他好像感覺到頭上的髮絲一根根跌落；校園裏的微風吹動着紗籠；感覺到腰間的那本書慢慢跌下來；膝頭不停地顫動着。

「老伯伯是從圖書館裏出來嗎？」守衛不苟言笑地問他。

要回答什麼呢？現在不是講騙話的時候。有需要把書本拿出來嗎？可是，你這樣做簡直是不打自招。

「我接到圖書館管理員的電話，他叫你回去一趟，因為有事情要見你。」守衛告訴他說

父親極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緒。視線有點模糊起來，眼鏡似乎要跌落下來。紗簾好像要解開。膝蓋不停地抖動着。轉頭向後望，其其還沒有來。要喊叫其和他的母親，可是這樣僵的作法一定更快露出馬脚。於是，在極力控制情緒與心跳的情況下，額上泌出了汗水。

「走得很辛苦吧，老伯。可是不要緊，請再走回去，圖書館管理員要會見你一下。」守衛又說。看到父親流滿了汗，守衛又再微笑。

要或不要，困難或是疲倦，命令是必須遵守的。這不是妻子的吩咐；這是守衛的指示。這將是判決是非的時候。帶着一顆顫抖、恐懼、羞恥的心，父親一步步的走回去。一路上，父親一直在思考着怎樣才能避免不被抓到。

還有十碼左右就要到達圖書館的大門，父親走近花叢間，在大概無法被人看到的地方，父親很快地從紗箱裏拿出那本書來，然後藏在樹木之空隙地方。心裏鬆了一口氣。沒有任何

人看到。

父親微笑着邁開冷靜的步伐，走向圖書館管理員的櫃檯。當那年輕人看到父親時，他馬上擠出一個微笑。混帳！父親心中咒道，這是詭計，要抓人還嬉皮笑臉。

父親歪着一隻腳站着。

「是外面的守衛通知你回來？」圖書館管理員問道。這年輕人是在這麼有禮。他的制服够端整。

父親點點頭，幸虧佈滿繃紋的臉上看不出怎麼蒼白。

這年輕有禮的管理員從他的抽屜裏拿出某樣東西。

父親頓時目瞪口呆，同時心跳與憂慮也不見了。他有點衝動，想趨前擁抱那年青人。

「謝謝你，孩子。」父親有點傷感地說。他沉思了一會兒，又抬頭望望這年輕人的面容；有一絲光芒彷彿從他眼中反射出來。

「剛才你走出去時，我看到你遺落了這煙絲盒和煙草。我馬上拿回來然後打電話給外面的守衛，幸虧老伯還沒離開這校園。」年輕的職員把實際的情形說出來。他的話是值得相信的。

父親慢慢接回他的煙絲盒和煙草。可是，他那雙有點紅的老眼還是釘視着那年輕人。

「老伯可以回去了。」年輕的職員又說。

父親感到舉步艱難。奇異的感覺填塞在心中，人的本性在壓迫着。當年輕的管理員再次點頭和微笑，父親疲乏地邁開脚步。他接近花叢間，沉思了一下。手中握着煙絲盒，搓捏後紛紛跌落在草地上。父親不禁老淚縱橫。

拿了那本藏在樹叢間的書，父親舉步走回頭。那個坐在椅子上的年輕職員感到莫明其妙。父親滿是縐紋的臉抽動着，雙眼瀰滿了眼淚，他不說一句話，把那本書交回去。

「老伯從那裏拿到這本書？」

「你比我更講信用，孩子。」父親握住那職員的手臂說，然後又把手放在那驚慌失措的職員的肩膀上：「你很老實，我的孩子！」父親又說。猶如獲得了一股新力量，父親很快地離去，留上那年輕的職員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在走回去的路上，父親希望其能外面找到他。一路上的花草樹木好像在歡呼。父親伸手進衣袋裏，把煙絲盒和煙草拿出來，在路旁的樹蔭上，捲了一支煙草，心平氣和地抽吸起來。他在濃蔭上等待其其。

(譯自文學月刊三月號)

路

學校後面是一個墳場，旁邊有一條狹隘得只能容得下一人單行的小徑。穿出鐵門是一段柏油路，呈四十度斜落伸延到雙行馬路；車輛繁多。我每天都從那兒經過。

比利騎的是一架九〇C四衝程引擎的電單車。他雙手握住高高的把手，身子和車身呈一個奇怪的角度。「車輛在右邊不斷後退，遠去，變小，消失。路在前輪下被碾，灰黯色在時速七十哩下活動起來，可以感覺得到的；它的確有了生命。」比利坐在他的床上，燃根香煙，徐緩地對我說。

我一向喜歡在下午放學時，第一個衝出校門。走過墳場看到一塚一塚白色的墓碑，感覺都空白了。衝出校門，柏油路出現在前面。路是矢直的，沒有行人。陽光強烈地將路面照得發亮。我眼前地面登時亮了起來。走過墳場的那一股空白感覺沒有了。我跨下騎的不再是腳踏車，而是一架馬力強大的電單車，我感到體內血液加快了循環速率。

我從比利的房裏望出去，他的電單車置在窗口下。是一種殘舊的藍色，其實剝落了好幾處，根本像殘骸。我問他：「從第一波到全速，五秒鐘能不能？」我當然是指電單車。「不

能。」他連想都不用想。我吞下以後的問題。

「你應該去買一架馬力差不多的電單車來。」比利的聲音。他翹着嘴角微笑，有一點冷漠。

「你知道，」我癱癱手，「我還沒到合法年齡。」
他吐出一口煙。

我說：「我腳車後輪有一點搖擺，幫我鎖緊它。」

我望望脚下，路的黯灰色只是往後急退。眼前的路面懶洋洋地鑽進車輪下。路根本不可能有生命。我一陣的失望。路面的斜落到了和馬路交接處，我身子一側，「片」了過去；扶脚和路面接觸發出了一聲響聲。「察——」我心中立即興奮起來。我驟然發現了另一種刺激。……

比利皺皺眉。「怎麼你的輪軸會損得這麼厲害？」

我不經意地聳聳肩。「大概是久沒照顧吧？」我抬起頭來看看他。他左手握住車輪，想一轉又停住。

「你的輪胎吃了一邊你不發覺嗎？」

「你只顧用你的車，等有一天車上一部分出了不關緊要的毛病，你就得整部車子拆下來，全部修理過。」我拉着嘴角微笑。「我的輪胎是我『片』彎時吃去的。」我說。

比利側過臉來注視我。我看到我的眼睛在他的眼裏閃着興奮的光芒。「你可能成爲很好的飛車手。」他的聲音。

從此我一越過鐵門就加快速度。路沒在我眼中活起來並無關緊要，我只要聽到那一聲金屬扶脚和路面相接觸的「察——」，然後我心內的興奮情緒使我衝過不遠處剛剛轉紅的交通燈。然後再過去不遠是兩間學校的停車場，我飛馳在其上塞滿了車輛的雙行馬路，而這時我最大的刺激是在繁亂的車輛其中穿來梭去，橫衝直撞。我快樂得咧開嘴笑，風將我的頭髮吹到頭頂吹向後面。路在我前面伸到車輪底下。

「你還沒有坐在時速七十哩的車上，你怎麼知道路不能活起來？」比利說話時並不用眼

睛看，他的嘴角好像有一點不屑。

我掉過頭，一眼瞥見他的電單車在外面陽光下發亮。就像它主人一樣，永遠是眩耀燦爛的。如果它有生命，在它心中找到陽光。而比利，他在時速七十哩的車子上時才能找到自己。

「記着，路在你心中有生命，並不是在眼裏。」他說。

我轉一轉油門，將油門轉盡。兩旁的樹叢在急速後退，是一片陰暗的黯綠色。比利坐在後座墊上，「注意路面！」他說。

我看着馬路在輪下被輾過，路是慘灰色。它並沒有在我心中活起來。甚至我眼裏。我嘗試想像，但是失敗了。

走過墳場，那種空白的感覺又來了。又在我意識中生長。我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小徑有一個洞，我的前輪陷了進去，頓一下，我清醒了不少。將車頭提起，我讓腳車自己滑下斜路

路在我面前依然閃着光亮，因為陽光強烈。我被一陣緊緊宏響的車號聲再次驚醒。眼前是一輛銀灰色房車，車頭對準我的前輪。我看到它隔鄰一輛車的玻璃窗中我驚駭的神情。突然間我心中一陣的卑怯，我咬緊牙根用力將車頭一擺，竟然避過了那一撞。房車司機張口大叫一聲「喂！」，我已穿在兩輛被前面的交通阻塞的車之間，一下子失去了那輛房車的踪影。

我一陣的狂喜。我知道我心頭又燃起了火焰。

比利吸口煙，對我說：「我昨晚做了一個夢。」

我凝視他好半晌，方才接腔：「你很少做夢的。」

「是的，」他扔去煙蒂，「而且他媽的昨晚做了個不吉利的噩夢！」

我竟然微笑了。我感覺自己嘴角有一種很不屑的冷漠。好像比利平時的微笑一樣。

「我夢到自己和人家打賭。」他平靜的聲音。房裏只有他的聲音和我們沉重的呼吸氣息，此外，寂靜的氣氛竟然令人感到不祥起來，比利繼續說：「人家要我用我的車去飛過一個斷崖。我明知不可能却偏偏去了。崖是深得不見底的一片漆墨：我墜下去時，掉了許久依然

不見底。但是我看到了一塚一塚白色的墓碑。」

我笑了起來。「比利，」我說：「如果我昨晚有做夢的話，路一定在我心中活起來；而且眼前是彎曲變形的黯灰色，被輾在輪下的是一片空白。而在後面的是——」

比利淺笑一下，「你依然不相信路會有生命？」

我笑。「不是不相信，比利，而是我實在還沒有碰到的偶然。」

比利看住我，光在他眼裏黯去。「不是偶然，不是。在時速七十哩，你只要騎你的電單車，路一定在你心中活起來。一定！」他斬釘截鐵地說。

我靜了下來。「一定？」

比利看看我。「一定。」

可惜我騎的還是腳車。等我買了一架馬力大的電單車來吧，比利。我們一起並肩而馳。在路在我心中活起來的一刹那，我立即告訴你。

「昨天路忽然在我眼前翻覆起來，將我的幻象吞噬了。」比利不安地看着我。沉寂。

我將頭板地轉向他，彷彿可以聽到頭髮撫擦在衣領的聲音。

「結果我用廿四分鐘半回到家。」

我點點頭。他平常只用十八分鐘的時間。有一次下着大雨，路面濕滑，而且雨水驟密，他「片」彎時摔倒了，膝頭在跌倒時擦掉一大塊皮，血淌到腳踝。但是他那次用十九分鐘半回到家。隔天他還騎着電單車去上學。車並沒有跌壞。而且他也忘了那一交。

我再看看他想開口說話，他已在外面車旁，蹙着眉將右手放在挾手上右手按住坐墊。

我將腳車轉入小徑時，小徑上是奇怪的清冷。枯葉掩覆着路面。我不經意把視線投到墳塚上，竟然有一股不祥在心中油然而生。

我急掉過頭，衝出鐵門。柏油路在我眼前了。我笑一下，加快了速度。腳車急衝下斜地。我仰起頭，風迎面而來。我吸進一口氣。車子在快速衝馳。

我雙手握緊把手。前面有三兩個行人；而且是學童在橫過馬路。我心中一陣駭懼，一股

寒意自背後脊椎骨升起，我發覺車頭抖了一抖。

路竟在這時在我眼裏動了起來。我終於領略到這個觸覺。路在眼裏變形彎曲，像一條活動的帶子沿着輪子轉上來，快得令人措手不及地轉進我的心中一般。我的心口大大一陣盪動。

車子直衝了下去，我體內的血液冷冰冰地快速循環。這種感覺我還是頭一次領略到。我突然出奇的鎮定。在距學童一呎之遙時我側了側車了，閃過了。接着車子衝出馬路。我按不住的狂喜。

一輛大卡車在我右手邊高速度衝上來。司機也傻了，竟然忘了剎車掣。

我雙手放離把手，按在車燈，然後往後面一躍。我跌倒在馬路上，左手肘部一陣劇痛。我也不去理會，我看着我的腳車被大卡車捲在底部拖了幾十碼之距，已經變形歪曲。我的心突然疲倦得很厲害。

比利是將電單車轉到大路後才轉全速的。他的眼睛在鏡片後面閃着一絲愁慘的光芒。今天路不知道是否會再翻覆起來。

他轉轉油門。再過去前面一段，就是路最直的一段。

「從第一波到全速，五秒鐘能不能？」

「不能。」

但是從時速七十哩的車上，路可以在半秒內活起來。

現在路正在活起來。比利的心中一陣興奮，轉一轉油門換了一波，車子狂衝。

路在他心中活了起來。隨着他的心跳而顛簸狂舞。比利望望車下，路真的是白色。白色。他倏然想起他夢中那些白色的墳塚墓碑，抬起頭來竟然就看見路面在他眼裏（不是心中）翻覆起來。

他將車頭掉到右手邊，企圖避過翹凸上來路面。

若他仍能告訴我，他大概會很不經意地說：「我只聽到『轟』一聲巨響，然後——」他可能再看到白色的墓碑。我彷彿看到他的電單車衝在房車底部着火時，他的腳夾在引擎中被拖到車底的情景。濃煙滾滾，在我心中的只是那熊熊的烈火。

我還是第一次走得這樣近白色的墓碑。比利不是信徒，然而我將他葬在這裏。我看着他墓碑上刻着的幾句他自己講的話：「路被輾在前輪下，灰黯色在時速七十哩下活動起來，可以感覺得到的；它的確有了生命。」

我給他花。他不需要花；但是我還是將花放在他的墓前。

我越過許多一塚一塚的墓丘。墳場過去是一條碎石徑，我那架嶄新的電單車停在徑上。我的右手接觸到油擊；是的，路會在我心中活起來。

六日夜，十一時半

吳戈編

(四) 台灣現代詩集總目

(1949-1976)

合集

●作者

●集名

●出版社

●出版年份

徐本智等

仙靈的呼喚

青年寫作協會

一九五三年

風春
李美利
暉

清卓集

現代詩社

一九五七年

向楚彭
鄭楚彭
蜀鄭楚彭
弓林風捷明

五弦琴

藍星詩社

一九六七年

張捷
捷捷
發

浣沙集

新新文藝社

一九五八年

沈捷
英冬

玫瑰的上午

現代詩社

一九六一年

桓國清
夫

剖伊詩稿
伊影集

笠詩社

一九七四年

黎明主編

五人抒情集

元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中英文版詩集)

紀青
弦著

飛躍與超越

中國現代詩獎基金會

一九七四年

謝武彰
黃基博著

媽媽的心·春
(兒童詩集)

書評書目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 總 集

上官予等

十年詩選

明華書局

一九六〇年

大林書店編

第七度（文星詩選）

大林書店

一九七〇年

大地詩刊編

大地之歌

文壇社編

台灣省作家作品選集

文壇社

一九六五年

（第十冊）

王平陵等

我們狂歡的日子

改進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

（朗誦詩集）

王幻等

七人詩選

葡萄園詩社

一九六五年

王潤華等

大學生詩選

大學生雜誌

一九六五年

王慧陽編

新詩金句選

巨人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中國新詩學會編

已酉端午詩集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一九六九年

正中書局編

六十年詩歌選

正中書局

一九七二年

李霜青編

中國新詩之葩

元杰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

亞微編輯

菲律賓華僑新詩選集

第二出版公司

一九五七年

沙靈
蕭蕭

現代詩三百首

大昇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洛夫編著

一九七〇詩選

仙人掌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洛夫編著

詩選（即「一九七〇
詩選」之再版）

大林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洛夫主編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

巨人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詩選)

張默編
洛夫編

中國新詩選輯

創世紀詩社

一九五六年

張默編
痲弦編

六十年代詩選

大業書店

一九六七年

張默編
痲弦編

中國現代詩選

大業書店

一九六七年

張默編
洛夫編

七十年代詩選

大業書店

一九六七年

痲弦

青年作家
協會編

詩創作集

復興書局

一九五八年

彭邦楨
墨人編

中國詩選

大業書店

一九五七年

黃桐海主編

浪花集

青年生活社

一九六二年

雲鶴主編

詩潮(第一年選)

菲以同社

一九六二年

綠蒂主編

中國新詩選

長歌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龍族詩社編

龍族詩選

林白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潛石等

現代詩展手冊

詩展籌委會

一九六六年

中國新詩學會編

寶島頌

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一九六八年

羅家倫等

播種

國父百年誕辰
紀念文藝創作集編委會

一九六六年

國軍新文藝運動輔導委員會
中國文藝協會

合編 永恆的讚歌
(詩文合集)

改造出版社

一九六七年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
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

朱沉多
沈臨彬

主編

新銳的聲音

三信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張默
管管

菲文敎公司編

一九六一自由詩社選集

菲文敎公司

一九六一年

台灣新詩學會編

詩歌朗誦大會詩集

青年寫作協會

一九六七年

憤怒的與孤寂的

環宇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鮑啓芳主編

百家文

反攻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丁穎主編

當代中國名作家選集

志成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

尹玲等

十二人詩輯

志成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

(越華詩選集)

夢影等

海韻

海洋詩社

一九六九年

景翔編選

兒童詩集佳作選

書評書目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大荒弦默等編選
張弦等編選
羅虛門夫

八十年代詩選

濂美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辛 張漢良
懿 梅新 羅門
等編選

當代詩人情詩選

瀟美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王鼎鈞等編選

詩（中國現代文學年選）

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

蔡義忠

名詩新解

■詩選·詩論

詩宗社編

雪之臉

仙人掌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詩宗社編

花之聲

晨鐘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詩宗社編

風之流

晨鐘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詩宗社編

月之芒

環宇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風格詩社主編

風格

華光書局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〇年春季號）

■詩論專著

白萩

現代詩散論

三民書局

一九七二年

余光中

掌上雨

文星書店

一九六四年

望鄉的牧神

藍星詩社

一九六八年

詩人與騷

藍燈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焚鶴人

藍星詩社

一九七二年

（待續）

總目以外

編輯先生：

「蕉風」月刊刊載了吳戈先生的大作「台灣現代詩集總目」，在吳先生之前，雖已有人做過，但對沒機會讀到台灣印行的雜誌目錄的讀者來說，仍有某些參考價值吧。

吳先生的大作叫「台灣現代詩集總目」，我對「台灣」與「現代詩集」這兩個詞語十分感到興趣。因此在這裏提出來，誠心討教，希望得到有識之士的指點。

所謂「台灣」究竟是指在台灣出版的詩集，還是台灣籍（在台土生土長或拿國民護照的）詩人的詩集？這一點吳先生的「編輯凡例」中未曾表明。看看總目中「專集」部份，則有台灣詩人在台灣以外出版的詩集（如邢光祖、痾弦，甚至余光中），也有非台灣籍詩人的詩集（如王潤華、淡瑩、馬覺、許世旭、藍菱、畢洛、黃國彬、賴敬文、羈魂等）馬覺、黃國彬、羈魂爲香港詩人；王潤華、淡瑩實爲馬來西亞人，目下在星；畢洛早已返馬；許世旭、藍菱詩作雖被選入台灣巨人出版社的現代文學大系，但却是韓非詩人。

其次，「現代詩集」這四個字的範圍，「編輯凡例」中亦未提到。請問，文雷編的「胡適的詩」（吳先生把它歸納在專集中）算不算「現代詩集」？兒童詩、童話詩算不算「現

代詩集」？不純粹是詩集（張秀亞的詩、散文自選集、胡品清的譯詩與新詩選集）算不算「現代詩集」？又，「趙寧詩畫集」、羅英手抄本的「月末記」（手抄本初版出版多少？而台灣的手抄詩集當不只這本吧！）算不算「現代詩集」？陳其茂的木刻雖配以現代詩，却是以木刻為主，算不算詩集呢？

此外，總目也把一些詩集的再版列出，如台灣文星版與香港文藝書屋版的余光中詩集「五陵少年」等，而台灣現代詩集再版的當不止余氏數人吧！

稍爲留意詩的人都知道楊牧與葉珊二者乃一人，吳先生能在黎明下括號書明廖本郎，但楊牧與葉珊的詩集却分開，分開列出是遷就字劃的秩序原不爲過，只是怎不在楊牧名下加以說明呢？

還有就是遺漏的詩集書目，不過這是難免的，只表示了編輯的不够詳盡，故不贅言，倒是出版年代部份的不肯定（吳先生以問號代之）是令人不免要對編纂的態度懷疑的。「暫時闕如，皆待以後補上」並不是完善之道。編纂目錄的工作本來便是索然的，非無耐心與精力去窮之而後已的人所能爲也。

最後，我不知道吳先生的總目與林煥彰編的「近三十年新詩書目」有何異同；或者星座詩刊一九六六年春季及夏季刊出的「自由中國詩集目錄彙集」及「補遺」、邱隆發編的「二十五年來現代詩總目錄」（「書評書日」十四期至十六期）等，不知吳先生的大作有否參考這些資料？我們都希望目錄能盡量做到完善而信實。

編祺

此請

四月廿五日

風訊

■本刊下期推出的「詩專號」，不論是在詩作或評論部份，皆收到十分有份量的作品，各位作者之熱烈反應，象徵我們的文壇生機勃勃，大有可為。

■「專號」的推出，雖然不容易搞，但從作者與讀者反應熱烈的角度來看，無疑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我們願盡力以赴。

■除了「專號」，我們也計劃推出「專題」，讓大家發揮對文壇某些現象或某部作品的看法與見解。

■「紫一思詩選」已出版，這部書獲得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的出版基金獎一千元。有溫任平的序，分析作者的詩作甚詳。每冊二元正，可向學報社郵購。

■一位讀者尙源君來函，指出吳戈所編的「台灣現代詩集總目」中一些或可商榷之處。從「接受公開批評」的立場來說，我們歡迎這類有根據的批評。

■「煙草與煙絲盒」原作者阿滋滋是馬來文壇活躍份子，本文譯者綠洲譯筆流暢，很可一讀。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91 期 ● 一九七七年五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223734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425764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